




爱美丽雅·迦洛蒂

萊辛著

新文藝出版社



爱美丽雅·迦洛蒂

波 辛 著
陸 草 羽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上 半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德國古典名剧。萊辛通过意大利一小國的親王強佔民間女子为妻的故事，暴露了当时德國封建統治者 荒淫暴虐 的嘴臉。全剧筆墨經濟，情節曲折緊張，人物栩栩如生。这个剧本一出版，立刻被公認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杰作。歌德指出这剧本是喚醒人們來“对付暴虐的專制政权”的；赫德爾建議給这个剧本添上一个卷头語：“我提出警告了，你們从里面學習吧！”

Cotth. Ephraim Lessing

EMILIA GALOTTI

根據 Velhagen & Klasing 1952 年版本譯出

爱 美 丽 雅 · 迦 洛 蒂

萊 辛 著

商 章 孫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字號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46

開本787×1092 紙 1/32 印張 8 1/4 插頁 6 字數69,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0 定價(7) 0.38 元

CAF69/07



萊辛肖像，提史拜恩畫。

時約 1755 年。現保存在柏林，國家畫院。

Emilia Galotti.

Ein Trauerspiel

in

fünf Aufzügen.

Von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Berlin

bey Christian Friedrich Wes, 1772.

爱美丽雅·迦洛蒂第一版封面

登 場 人 物

爱美丽雅·迦洛蒂

沃多雅多·迦洛蒂 } 爱美丽雅的父母。
克劳德雅·迦洛蒂 }

赫托勒·孔莎佳 古亚斯特勒省的亲王。

瑪亂諾亂 親王的侍衛大臣。

克米乐·罗德 親王的顧問之一。

孔德 画家。

伯爵雅比亞尼

伯爵夫人沃尔希娜

英克罗及侍从数人

第一幕

布景 親王的一間辦公室

第一場

〔親王坐在堆滿了信札和文件的寫字台旁邊，隨意翻閱。〕

親王 狀子，尽是狀子！請願書，尽是請願書！——這些叫人發愁的公事；別人還羨慕我們呢！——我相信，假如我們能夠幫助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我們就值得人羨慕了。——愛美麗雅嗎？（他再翻開一封請願書，看看上面的簽名）一個愛美麗雅嗎？——但是這是一個愛美麗雅·朴魯納希——不是迦洛蒂——不是愛美麗雅·迦洛蒂！——這個愛美麗雅·朴魯納希想要求什麼？（他閱讀）她要求得很多，非常之多。——不過她叫愛美麗雅——我就批准吧！（他簽字，按鈴，接着進來一個侍從）在前廳里大概還沒有一位顧問來吧？

侍從 沒有。

親王 我起得太早了。——早晨這樣美。我要駕車出去逛逛。我要瑪禮諾禮侯爺陪伴我。派人喊他來。（侍從出）——我再也不能工作了。——我剛才是那樣地安靜，我想，我是那樣地安靜——突然之間一個可憐的朴魯納希要名叫愛美麗雅；——我一切的安靜都完事了！——

侍从 (又進來) 已經派人去請侯爺了。這兒有一封沃尔希娜伯爵夫人的信。

親王 沃尔希娜的信嗎？把它放在桌上吧。

侍从 信差在等回信呢。

親王 如果需要回信，我會派人送過去。——她住在哪兒？住在城里？還是住在她的別墅里呢？

侍从 昨天她回到城里來的。

親王 那就更糟了。——我本來想說，那就更好了。那麼信差更用不着等回信了。(侍从出) 我親愛的伯爵夫人呀！(沉痛，把信拿在手里，悲痛) 就算看過了罷！(又把信放下) ——不錯，我曾經相信我愛她！一個人什麼事不會相信呢？或者說不定，我曾經也真心愛過她。但是——這是過去的事情了！

侍从 (再一次進來) 画师孔德請見殿下。——

親王 孔德嗎？好的，讓他進來。——這可以使我想想別的事情。——(站起來)

第 二 場

孔德。親王。

親王 早安，孔德。你過的日子怎麼樣？藝術搞得怎麼樣？

孔德 王爺，藝術追求面包。

親王 藝術不必這樣，藝術不應當這樣——在我小小的管轄區域里边一定不會這樣。——可是藝術家也必須要有工作的意志。

孔德 工作嗎？這本來是他的興趣。不過工作得太多，也會

損壞他藝術家的名譽

親王 我並不是說要工作的量很多，我是說要多工作：工作的量可以少一點，可是要多用一點心。——你不是空着手來的吧，孔德？

孔德 王爺吩咐我畫的那幅画像，我帶來了。此外還帶來一幅王爺并沒吩咐我畫的画像；因為這幅画像是很值得看看的——

親王 哪一幅画像？——我簡直想不起來了——

孔德 伯爵夫人沃尔希娜。

親王 不錯的！——不過你把我的委託拖得太久了。

孔德 我們漂亮的夫人們不是每天都可以讓我們画像的。伯爵夫人過了三個月才打定主意，坐着讓我画一次呢。

親王 那兩幅画像現在哪兒？

孔德 在前廳。我去把它們拿來。

第三場

親王。

親王 她的像！——好吧！——她的像可不是她自己本人。——也許我在她的像上會重新發現，我在她本人身上再也看不見的東西，——但是我可不願意重新發現。——這個笨手笨腳的画師！我甚至於猜想，她買通了他。——如果買通了他，就算了吧！假如我心中另外的一个形像用旁的色彩，用旁的底子画在她的上面；——我想，我才会真正滿意呢。當我愛她的時候，我总是那樣輕鬆，那樣愉快，那樣放肆。——現在却是完全相反了。——可是

不；不，不！不管愉快不愉快：我現在這樣比從前好得多了。

第 四 場

〔親王。孔德拿着兩幅画像，把一幅轉過來靠在一張椅子上。

孔德 （把另外一幅放正）我請王爺考慮考慮我們藝術的界限。很多非常吸引人的美麗完全隱藏在藝術的界限之外。——請過來，這樣看！

親王 （在短時間觀察過後）好極了，孔德！——真是好極了！——這表現了你的藝術，你的手法。——但是你太諂媚她了；孔德，你太過分地諂媚她了！

孔德 她本人似乎沒有這個意見。實際上我並沒有超過藝術的本分去諂媚她。藝術必須畫出造形的自然——如果有這種自然的話——對於形象的想法，不把不調和的材料必然引起的缺陷表現出來；不把時間努力克服的毀滅表現出來。

親王 有思想的藝術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你說，她本人發現——雖然——

孔德 王爺，請你原諒。她本人是值得我崇拜的一個人，我並不想表現她的缺點。

親王 你愛表現多少就表現多少好了！——她本人說些什麼？

孔德 伯爵夫人說，假使我看起來不比這幅画像更丑陋，我就滿意了。

親王 不比這幅画像更丑陋嗎？——呵，這真是她的本來面目呀！

孔德 她說那句話的時候，現出了一種神氣——對於這種神氣這幅画像當然絲毫沒有表露出一些痕迹，一點破綻。

親王 我也是這樣想；這就是我發現你太過分諂媚她的地方。——呵！我認識她，那種傲慢藐視的神氣，這種神氣可能使一個幽嫺貞靜的面貌變成丑陋的面貌！——我並不否認，一張美麗的嘴，帶着一點諷刺的神氣，常常因此變得更美麗。你好好聽我說，只要帶一點這樣的神氣，千萬不可以過分地誇張，達到了做鬼臉的程度，像這位伯爵夫人的神氣一樣。一雙眼睛也要留心，不能表現浮蕩輕薄。伯爵夫人剛好沒有這樣一雙眼睛。這幅画像上也沒有把這一點表現出來。

孔德 王爺，你使我萬分惶恐——

親王 你何必呢！凡是藝術能夠從伯爵夫人這雙巨大、优越、凝視、倔強的眼睛表現得來的東西，孔德，你都忠实地作到了。——我說忠实地嗎？——其實並不很忠實，還可以更忠實一點。孔德，你自己說吧，究竟從這幅画上能不能斷定這個人的性格呢？本來應該這樣。你把傲慢當作威嚴，譏諷化成微笑，沉郁夢想的神氣變成溫柔嫺雅的態度了。

孔德 （有點不高興）呵，我的王爺！——我們畫家總以為完成的画像見到愛人時，他還是一樣的热情，就像他從前訂畫的時候一樣。我們用愛情的眼光來繪畫：所以你必须用愛情的眼光來批判我們。

親王 你的話倒是不錯，孔德；——可是你為什麼不早一個月把它送來呢？——你把它放在一邊。——那另一幅是什麼？

孔德 (把像取过来,仍然背着手拿在手里) 也是一幅女人的画像。
親王 那么我想快一点——我还是不看好些。因为这幅画像总比不上这兒的 (以手指着额头) 理想——尤其是这兒的 (以手指着心) 理想。——孔德,我願意在別的繪画上欣賞你的藝術。

孔德 值得欣賞的藝術是有的;可是比这个更值得欣賞的對象,是一定不会再有的了。

親王 孔德,那么我同你打賭,一定是藝術家的太太吧。——(这时画师把像翻轉过来)我看見什么?孔德,這是你的作品嗎?還是我想像中的作品呢?——這是愛美麗雅·迦洛蒂呀!

孔德 說什麼,我的王爺?王爺,你認識這位天使嗎?

親王 (極力鎮靜,但是目不轉睛地盯著画像) 不很熟!——不过还勉強認識得出來。——在几个星期以前,在一次晚會上碰見她同她的母親。——後來在教堂里又碰見她,——在這些地方張口凝視實在是不適當的。——我也認識她的父親。他並不是我的朋友。我要求合併薩比爾諾特的时候,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他。——一个上了年紀的武夫;驕傲,粗暴;旁的沒有什麼坏处,倒是一个心地忠厚的好人!——

孔德 你說的是她的父親!可是這兒是他的女兒。——

親王 上帝呀!真像同鏡子里偷出來的一樣!(眼睛還是盯着画像)孔德,你一定知道,要是個人聚精會神地觀看畫家的作品,忘記了稱贊藝術家,那才是真正稱贊他呢。

孔德 話雖然是這樣說,我本人對於這幅画像還是很不滿意。——不过我又很滿意我對於自己的不滿意。——唉!可

惜我們不能夠直接拿眼睛去繪畫！在長遠的過程中，從眼睛通過手臂，再走進畫筆，失掉了多少東西呀！——正如我所說，我知道，在這兒損失了什麼東西，怎樣損失，為什麼不得不損失：因為這個緣故，我感覺驕傲，而且比我對於沒有損失的東西還更要感覺驕傲。因為主要是從損失了的東西，不是從沒有損失的東西看出來，我的確是一位偉大的画家，不過我的手腕不常常随心所欲罷了。——王爺，你想，如果拉斐爾不幸天生就沒有手的話，難道他就不是最偉大的天才画家嗎？王爺，你這樣想嗎？

親王（這時方才讓目光離開画像）孔德，你在說什麼？你想知道什麼？

孔德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隨便談談罷了！我發現，你的靈魂完全在你的眼睛中間，我最喜歡這樣的靈魂和這樣的眼睛。

親王（帶一種勉強的冷靜）孔德，這樣說來，你真的認為，愛美麗雅·迦洛蒂要算是我們城里最漂亮的美人當中的一個嗎？

孔德 這樣說來，要算是嗎？要算是最漂亮的美人當中的一個嗎？我們城里最漂亮的女人當中的一個嗎？——王爺，你在取笑我。不然便是你剛才沒有用心看，沒有用心听。

親王 親愛的孔德，——（眼睛又注視画像）像我們這樣的人怎麼敢相信自己的眼力呢？只有画師才真正地懂得怎樣判斷美麗。

孔德 難道每個人的感情都应当首先等待一位画家的判斷

嗎？——誰想從我們那兒學習什麼是美麗，讓他到寺院出家好了！但是我是一個畫家，我必須要對你說一句話：我生平最大的一個幸福，就是愛美麗雅·邁洛蒂肯坐着讓我給她画像。這個頭，這個面貌，這個額，這雙眼睛，這個鼻子，這張嘴，這個下顎，這個脖子，這個胸脯，這個体态，這個全部的結構，自從那個時候起，這一切就是對於女性美唯一的研究對象。——那幅她親自坐着讓我描寫的画像，她出門的父親拿去了。這張重模的画像是——

親王（迅速轉過身來對他說）好呀，孔德？你沒有答應把它給別人吧？

孔德 這是為你預備的，王爺，假如你中意的話。

親王 說什麼中意不中意！——（微笑）孔德，你這種對於女性的研究，除掉使它也成為我的研究之外，我還能夠做更好的事情嗎？——那一幅画像你帶回去，——一定做一個框子。

孔德 是的。

親王 讓細工木匠把框子盡量做得華麗，精緻。我要把它掛在廳堂。——但是這一幅画像留在這兒，一個工作室用不着這麼費事，我也不打算把這張画像懸挂起來；我倒喜歡把它留在手邊。——孔德，我感謝你，我非常感謝你。——像我剛才說過的：在我的國境里藝術萬不應該追求面包；——除非我自己沒有面包。——你開一張賬單給我的財政大臣，讓他照你的賬單把這兩幅画像的價錢付給你——你要什麼價錢就開什麼價錢。你要多少，就開多少吧，孔德。

孔德 王爺，可是我應當馬上考慮到，王爺除了報酬藝術之

外，還要報酬其他的功勞呢。

親王 呵，你这个嫉妒的藝術家！不要这样說！——孔德，你听我說，你要多少，就开多少。（孔德出）

第五場

親王。

親王 随他要多少吧！——（对着画像）为了你無論我出什么價錢，都是太低的。——呵，美丽的藝術品呀，真的我占有了你嗎？——自然更漂亮的杰作呀，誰又可以占有你呢？——只要可以占有你，無論你要什么我都給你，忠厚的自然，忠厚的母親呀！罗嗦的老头子！你想要什么，你尽管要就是了！你們大家都尽管向我要就是了！——你这个迷人精，最好我買到了你自己！——这双眼睛，多么秀丽，謙和！這張嘴！要是它張开來說話！要是它微笑！這張嘴！——我听見有人來了——我現在还不能容得別人看見你呢。（他把像反轉來靠牆壁）那必定是瑪禮諾禮來了。我真不應該派人去叫他！我可以过一个多么幸福的早晨呀！

第六場

瑪禮諾禮。**親王。**

瑪禮諾禮 王爺，請你寬恕我。——我沒有料到这样早你会召見我。

親王 剛才我有兴致坐車子出去逛逛。——早晨是很美的。

——但是此刻早晨已經過去，我的兴致也沒有了。——

(沉默一會)瑪札諾札，我們有什麼新聞？

瑪札諾札 我知道，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伯爵夫人沃尔希娜昨天回到城里來了。

親王 這兒已經放着她的一封信了，(向她的信一指)管它是什麼信！——我對它一點也沒有好奇心。——你同她談過嗎？

瑪札諾札 真抱歉，難道我不是她的心腹人嗎？——假如一位太太抱着真心再來愛你，我再去作她的心腹人，王爺：那麼——

親王 瑪札諾札，不許說什麼不吉利的話！

瑪札諾札 是嗎？王爺，真的嗎？這樣的事也可能發生嗎？——呵！這樣說來，伯爵夫人也不見得這樣沒有道理。

親王 的確是毫無道理！——因為我快要同馬薩公主結婚，不得不將這類的事情暫時停止。

瑪札諾札 假如只是因為這件事情，那麼沃尔希娜當然知道怎樣對待自己的命運就像王爺對待自己的命運一樣。

親王 我的命運毫無疑義地比她的命運艱苦得多。我的心變成一件卑鄙的國家利益的犧牲品。她的心，她可以拿回去；可以不必違反自己的意志送給別人。

瑪札諾札 拿回去嗎？干嗎要拿回去？伯爵夫人問：假如只是因為一位，不是因為愛情，而是因為政治關係便嫁給王爺的夫人，干嗎要把她的心拿回去呢？在這樣一位夫人的旁邊，愛人總還可以看見她自己的地位。她並不怕因為這樣一位夫人的關係，把她犧牲了，她只怕——

親王 因为一个新情人的关系嗎？——現在，怎么样？瑪礼諾礼，你想把这件事情造成我的罪惡嗎？

瑪礼諾礼 我嗎？——呵！王爺，請你不要把我和那个傻女人攪在一起，我不过叙述她的話——因为可憐她，我才叙述她的話。說老實話吧，她昨天莫明其妙地感動了我。她本來不想提起她自己同王爺的事情。她本來想假裝出心平气和、冷淡無事的样子。但是在最不关重要的談話当中，她的話头逐漸轉到旁的关系，別的事情，她痛苦的心情就洩露出來了。她用一种最快乐的表情來談論最悲哀的事实，後來又帶着一種最凄慘的神色去叙述一些最滑稽的笑談。她現在逃到書籍里边去，我恐怕，这些書籍將會給她性命最后的打击。

親王 就像从前这些書籍給她簡單的头脑第一次的冲动一样。——使我脫离她最大的原因，瑪礼諾礼，你不至于利用这个再將我帶回到她那边去吧？——如果她因为爱情的关系变傻了，那么沒有爱情的关系，迟早也要变傻的。——好了，关于她，我們也談够了。——讓我們談点別的事情吧！城里完全沒有新聞嗎？——

瑪礼諾礼 等于沒有，——因为伯爵雅比亞尼今天举行婚禮这条新聞——是不关緊要的，等于沒有新聞。

親王 伯爵雅比亞尼的婚禮嗎？他同誰結婚？——我倒要听听，他究竟是同誰訂婚的？

瑪礼諾礼 这樁事情他保持得很秘密。他也不肯張揚。——王爺，你听见一定要失笑。——不过心情柔軟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爱情老使他們大上其当，一个沒有財產，沒有爵位的女孩子知道怎样把他拖入情網，——長得有几

分姿色，据说非常贤淑，有感情、有机智——我还知道什么呢？

親王 如果一个人可以不顧一切去享受天真和美丽——我想，他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人，不是一个可笑的人——那个幸运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呢？——总而言之，雅比亞尼是——我很知道，瑪札諾札，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也一样的不欢喜你——总而言之，他实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年輕的人，一个漂亮的人，一个有錢的人，一个名譽很好的人。我希望能够同他結交。我还要想想这樁事情。

瑪札諾札 那恐怕是來不及了——据我所听來的消息，他的計劃完全不打算在宮廷求出路——他打算帶着他的夫人到坡愛蒙山里去：——在阿尔卑斯山獵羚羊，养鼯鼠。——他能干点什么更好的事呢？他訂了一个門第不配的親事，他的前途就完事了。第一流的社会里，从現在起沒有他的份了——

親王 不要談你們的第一流社会吧！——在里边尽是禮節，拘束，無聊，再加上經常的思想貧乏。——他为了哪个女子作了这样大的牺牲，你告訴我她的姓名吧。

瑪札諾札 那是某一个愛美丽雅·迦洛蒂。

親王 說什麼，瑪札諾札？是某一个——

瑪札諾札 愛美丽雅·迦洛蒂。

親王 愛美丽雅·迦洛蒂嗎？——絕對不会的！

瑪札諾札 真的，殿下。

親王 我說，不会的；那不是她，不可能是她。——你把名字弄錯了。——迦洛蒂的家族是很大的。——一个迦洛蒂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是愛美丽雅·迦洛蒂，不是愛美

丽雅！

瑪礼諾礼 是爱美丽雅——是叫爱美丽雅·迦洛蒂！

親王 照你說來，还有一位姓名相同的人。——你剛才講某一个爱美丽雅·迦洛蒂——某一个。只有一个傻子才会这样講一个当事的人——

瑪礼諾礼 殿下，你太激动了。——难道你認識这位爱美丽雅嗎？

親王 瑪礼諾礼，我有話要問你，你不应当問我。——是爱美丽雅·迦洛蒂嗎？是迦洛蒂上校的女兒，住在薩比尔諾特地方附近嗎？

瑪礼諾礼 正是她。

親王 同着她母親住在这兒古亞斯托勒城里的那一个嗎？

瑪礼諾礼 正是她。

親王 离大聖教堂不远嗎？

瑪礼諾礼 正是她。

親王 我只消再問你一句話——（跑过去把那幅画像，遞到瑪礼諾礼手里）这兒！——是这位嗎？是这位爱美丽雅·迦洛蒂嗎？——你再說一遍你那句可恨的話“正是她”，一刀刺到我心里吧！

瑪礼諾礼 正是她！

親王 真不得了！——是这位嗎？——这位爱美丽雅·迦洛蒂今天就要变做——

瑪礼諾礼 伯爵夫人雅比亞尼！——（親王从瑪礼諾礼手中夺去那幅画像，把它抛在一边）婚礼在薩比尔諾特附近她父親的庄子上秘密举行。大約中午的时候母女二人同伯爵，此外大概还有几位朋友一齐动身到那兒去。

親王 (波魂落魄的样子倒在一张椅子上) 我完了! ——这样我不願意活下去了!

瑪札諾札 可是,殿下,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親王 (又一縱身跳起來对着他) 你这个叛徒! ——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嗎? ——現在好吧,我愛她,我崇拜她。你們可能知道! 你們可能很早就知道了,你們这些人,你們認為,我最好永远忍受那个疯狂的沃尔希娜那一套耻辱的枷鎖! ——不过你,瑪札諾札,你常常再三再四对我担保你对我最热烈的友情——呵! 一个君主是沒有朋友的! 他不可能有朋友! ——不过你,你会这样地無情無义,这样地陰險狡詐,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刻,把一件威脅我愛情的危險隱藏起來: 即使我饒恕了你——沒有一件罪惡會饒恕我!

瑪札諾札 王爺,我真不知道說些什么話好,——假如你也讓我——对你表示我的驚异——王爺愛上愛美丽雅·迦洛蒂了! ——我敢發一百个誓,要是我知道这个愛情一絲一毫,要是我猜到一絲一毫: 那么無論天使和神明都不願意再理我! ——剛才我也想对沃尔希娜發过同样的誓。她的猜疑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

親王 瑪札諾札,那么請你原諒我,——(投到他的怀抱里去) 請你可憐我。

瑪札諾札 現在好了,王爺! 你現在認識你自己謹慎的結果了! ——你說“君主們沒有朋友! 不可能有朋友!”——假如真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呢? ——因為他們自己不願意有朋友。——今天他們信任我們,把自己最秘密的心願告訴我們,對我們推心置腹,可是到了明天他們對我們

又是那么生疏，好像他們从來沒有同我們談过一句話。

親王 唉！瑪札諾札，我自己几乎不肯承認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对你說呢？

瑪札諾札 这样說來，你在引起你痛苦的人面前，曾經承認得更少了？

親王 在她面前嗎？——我用尽一切的心計想同她談第二次話，都失敗了。——

瑪札諾札 那么第一次——

親王 我同她談話——呵！我要瘋了！你还要我慢慢地講給你听嗎？——你看見我是情海中的一个牺牲品：你还問我經过的始末做什么？如果你能够，你先搶救我：以后再細細地問吧。

瑪札諾札 搶救嗎？这兒有很多需要搶救的东西嗎？——殿下，你就誤了对愛美丽雅·迦洛蒂表白的心事，現在对伯爵夫人雅比亞尼表白就得了。凡是不能够从第一次手里買过來的貨色，可以从第二手買進來：——这类的貨色常常因此比較便宜得多。

親王 說話要嚴肅，瑪札諾札，要嚴肅，不然——

瑪札諾札 当然这种貨色因此也比較差得多——

親王 你越說越不要臉了！

瑪札諾札 此外伯爵想帶着她离开本國。——是的，这样一來，我們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親王 另打什么主意呢？——最親愛的，最好的瑪札諾札，你替我想办法吧。假如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

瑪札諾札 最要緊的是把小事情就当做小事情——并且告訴我，我本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决不願意失敗——殿下！

親王 你不要拚命諂媚我，我这兒并不需要。——你說，今天嗎？今天就要辦嗎？

瑪札諾札 今天——就要辦。只有木已成舟的事情才沒有辦法。——（想了一會工夫）王爺，你情願讓我自由行動嗎？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你通通准許嗎？

親王 一切事情，瑪札諾札，一切能够扭轉这一个情況的事情，我通通准許。

瑪札諾札 那么不要讓我們耽誤時候了。——你不要留在城里。你立刻坐車到多賽乐行宮去。到薩比尔諾特去的路是要經過这兒的，假如我不能夠即刻把伯爵調開：那么我就想——做得到，做得到；我相信，他一定會走進这个圈套。王爺，你不是因為你的大婚，要派遣一位公使到馬薩去嗎？王爺就派遣位伯爵做公使；吩咐他，必須今天就要動身。——王爺，你明白了嗎？

親王 好極了！你帶他過來見我。你去吧，趕快去吧！我立刻就坐車去。（瑪札諾札退）

第七場

親王。

親王 立刻就去！立刻就去！——那幅画像在哪兒？——（周圍尋找那幅画像）在地上嗎？方才做得太不對了！（拾起來）——還要仔細看嗎？我暫時不想仔細看你了。——為什麼我要把箭向自己心里更深地戳呢？（把画像放在一邊）——我已經渴想得够久了，嘆息得够久了，——比起我应当忍受的久得多了；但是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因為猶疑不決，差一

点一切都完事了！——假如現在一切仍然完事呢？假如瑪
禮諾把事情办不好哪？——为什么我要完全信賴他——
一个人呢？哦，我想起來了——在这个时刻（瑪諾看一看）正
在这个时刻这个虔誠的女孩子每天早上經常到教堂去听
多米尼克斯修道士講道。——怎么样，我到那里去找她談
談？——可是今天，今天正是她結婚的日子——今天她心
里有別的事情，她不会有心去听講道的。——不过，誰又
知道呢？——这是一条路。——（他按鈴，当他匆匆忙忙把文
件收集起來的时候，一个侍从走進來）吩咐人把車子放過來！
——还没有顧問來嗎？

侍从 克米乐·罗德來了。

親王 讓他進來。（侍从出）他可別想耽擱我——这次不行！——
我下一次多花些時間替他解决困难就是了。——这兒还
有一封愛美丽雅·朴魯納希的請願書呢。——（尋找）这封
就是。——但是，良善的朴魯納希，替你說情的人是——

第 八 場

克米乐·罗德手里拿着一些文件，親王。

親王 請進來吧，罗德，請進來吧。——这些是我早上拆开的
文件。沒有多少叫人高兴的事情！——至于應該怎么样办
理，你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拿去吧。

克米乐·罗德 好的，殿下。

親王 这兒还有愛美丽雅·迦洛——我想說——朴魯納希的
一封請願書。——我固然是批准了。——可是这件事情非
同小可。——你还是讓它擱一擱再办稿吧。——或者不必

擱吧：隨你自己的意思辦好了。

克米樂·羅德 不能隨我的意思辦，殿下。

親王 還有什麼別的事？有什麼要簽字的东西嗎？

克米樂·羅德 有一個死刑判決書要簽字。

親王 很高興。——拿過來！快一點。

克米樂·羅德 （吃一驚，注視親王）我說的——是一個死刑判決書。

親王 我聽見了。——這可能是已經把事情辦過了。我忙呢。

克米樂·羅德 （查閱一些文件）我可沒有把它帶來！——請你原諒，殿下，——可以擱到明天的。

親王 這件事也擱起來啊！——你把文件收拾起來：我要出門去——羅德，明天我同你多談一談吧！（視王后）

克米樂·羅德 （一面摺入一面收拾文件走出去）很高興嗎？——一個死刑判決書很高興嗎？就是一個關於謀害我獨生兒子的囚犯，我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給他簽字。——很高興！很高興！——這個殘酷的很高興，真是傷透了我的心！

第 二 幕

布景 在迦洛蒂家里一个大廳

第 一 場

克勞德雅·迦洛蒂。皮魯。

克勞德雅 （走進來，對從另一邊走進來的皮魯說）誰騎着馬跑進院子裏來？

皮魯 是老爺，太太。

克勞德雅 是老爺嗎？這是可能的嗎？

皮魯 老爺跟着我進來了。

克勞德雅 這樣突如其來嗎？——（迎接他）呵！我最親愛的！——

第 二 場

沃多雅多·迦洛蒂，同前場人物。

沃多雅多 早安，親愛的！——這真是使你驚異，不是嗎？

克勞德雅 是一個最愉快的驚異！——假如只是驚異，並沒有別的事情，那就好了。

沃多雅多 沒有別的事情！你不必耽心！——今天的喜事使我醒得這樣早；清晨是這樣的美麗；路是這樣的短；我猜

你們在這兒是這樣地忙——忽然我想，他們多容易忘記的事情呀！——簡單一句話：我回家走一趟，瞧一瞧，立刻再回去。——愛美麗雅在哪兒？一定是忙着在打扮吧？——

克勞德雅 忙着在安慰她的靈魂！——她去听講道。——她說：“我今天比每天都要更多地請求上帝的保佑”，她把什麼事情都擱下，拿着她的面紗匆匆地去了——

沃多雅多 單獨一個人嗎？

克勞德雅 這几步路——

沃多雅多 就是，一步路也足夠叫人失足的了！——

克勞德雅 我最親愛的，你可不要動氣；進來——休息一会，隨便吃一點點心。

沃多雅多 好吧，就依你，克勞德雅。——可是她不應該一個人獨自出去。——

克勞德雅 皮魯，你留在这兒前廳里，今天來拜會的客人一概謝絕。

第三場

〔皮魯，不久英克羅援着上。〕

皮魯 要求我通報的客人不過因為好奇罷了。——一點鐘以來，他們把我什麼話都問遍了！那兒哪個來了？

英克羅 （半个身子還藏在幕後，穿一件短大衣，把大衣拉起來遮着臉，帽子壓在前額）皮魯！皮魯！

皮魯 是一個熟人嗎？——（這時候英克羅走進來，把大衣翻開）天哪！英克羅嗎？是你嗎？

英克罗 就像你看見的一樣。——我圍着房子轉了好半天，想找你說話。——只說一句話！——

皮魯 你可又敢露面嗎？——自從你上一次犯了殺人案子以後，法庭已經宣布你不受法律的保護，並且懸了一份賞格在你腦袋上——

英克罗 你總不會想領取這份賞格吧？——

皮魯 你想要什麼？——我求你別連累我。

英克罗 難道說這會連累你嗎？（拿出一袋錢來給他看看）——你收下吧！這是你的份兒！

皮魯 是我的份兒嗎？

英克罗 你忘記了嗎？那個德國人，你從前的主人——

皮魯 別提起這樁事！

英克罗 你把他在通往比薩路上引進了我們的圈套——

皮魯 要是有人聽見我們，那可不得了！

英克罗 他倒客氣，還留下了一個值錢的戒指給我們。——難道你不知道嗎？——那個戒指太值錢了，當時恐怕惹起嫌疑，我們不能立刻把它換成錢。後來我到底辦到了。我把它賣了二百個金幣：這份是你的。你收下吧！

皮魯 我什麼也不想要，——你全留着吧！

英克罗 也好！——要是你出賣腦袋，價錢的高下，你一點也不在乎的話——（好像想把錢袋再放進去）

皮魯 那麼你就給我吧！（接下）——還有什麼別的事嗎？難道說你只是因為這件事來找我——

英克罗 你不十分相信吧？——你这混蛋！你把我們看作什麼東西？——難道我們能夠克扣別人賺的錢？這些行為在一般所謂誠實人中間可能是時髦的事情：在我們中

間是不可能的。——再會吧！——（裝做要走的樣子，又回轉身來）有一樁事情我倒想問問你。——剛才迦洛蒂老头子單人獨馬飛奔進城。他想干什么？

皮魯 他什麼也不想干；不過騎馬出來逛逛。他從莊子上來的，他的女兒今天晚上在那兒嫁給雅比尼亞伯爵。他不能夠等那個時間——

英克羅 他一会儿又要騎馬走吧？

皮魯 立刻就要走，你老在這兒耽誤時間，他會在這兒撞着你的，——但是你不打算謀害他吧？你當心。他是一個好漢子——

英克羅 我怎麼不認識他？我不是在他手下作過事嗎？——要是我謀害他，在他身邊能夠取些油水就好了！——新郎新婦什麼時候動身去呢？

皮魯 大約中午的時候。

英克羅 有很多人陪着去嗎？

皮魯 只坐一輛車去，里边只有：母親、女兒同伯爵三個人。還有幾位朋友從薩比爾諾特地方來作証婚人。

英克羅 傭人呢？

皮魯 除開我，只帶兩個人去；我騎馬先去。

英克羅 這很好。——還有一件事情：馬車是誰的呢？是你們的，還是伯爵的？

皮魯 是伯爵的。

英克羅 這可不妙了！——他除掉一個有氣力的車夫之外，前面還有一個領馬的人。不過也好！——

皮魯 真奇怪。你打什麼主意呀？——新娘帶的那一點首飾是很不值得你的麻煩的——

英克罗 可是新娘本人却值得呀！

皮魯 在这一次犯罪当中难道我也要作你的从犯嗎？

英克罗 你騎着馬向前走！你走你的，你走你的好了！無論
什么事情發生不要轉來！

皮魯 我決不再干了！

英克罗 說什麼？我簡直要相信，你要作一个天地良心的好人了。——好孩子！我想你認識我。——要是你胡說八道！
要是你剛才对我講的話，有半句不真——

皮魯 可是，英克罗，吞上天的情份兒上吧！——

英克罗 你去干你放不下的事情好了！（退）

皮魯 唉！你如果讓魔鬼抓着一根头髮，你就永远沒有干淨的日子了！我这个倒霉蛋呀！

第 四 場

沃多雅多与克劳德雅·迦洛等。皮魯。

沃多雅多 我觉得，她去得太久了——

克劳德雅 沃多雅多，你再等一会吧！她回來看不見你，她会难过的，

沃多雅多 我还要到伯爵那边去談一談。我几乎等不及叫这位高贵的青年人做我的女婿了。他样样都使我喜欢。特别是他抱定决心回到山中老家里过日子。

克劳德雅 我想起这件事情，心都要碎了。——这样一來，我們不是要完全失掉我們心爱的独生女兒嗎？

沃多雅多 你說的是什麼話，失掉她嗎？你知道她落在愛情的怀抱之中嗎？你別把你对她的喜愛同她自己的幸福混

在一塊兒。——你又要把我平时的火气惹上來了；——你更貪圖世界上的熱鬧和娛樂，更喜欢接近宮廷，你從不考慮給我們女兒一種良好的教育，你想帶着她住在這兒城里；——遠遠離開疼愛你們的丈夫和父親。

克勞德雅 沃多雅多，這話說得多么冤枉！你今天讓我對於住在城里、對於接近宮廷的原因解釋一句，這些行為依照你嚴肅的道德眼光看來，是十分可恨的。——

只有在這個地方愛情才會將天生的一對撮合到一塊兒，只有在這個地方伯爵才會找到愛美麗雅；並且找到了她。

沃多雅多 這個我承認。親愛的克勞德雅，因為結果好，你以為你就做得對嗎？——好呀，城市的教育就這樣結束了！別讓我們自以為聰明，其實我們不過碰上了好運氣！好了，這樁事情這樣結束了！——現在他們這天生的一對彼此碰在一塊兒了：那就讓他們搬到天真雅靜要他們去的地方。——讓伯爵在這兒幹什麼？讓他鞠躬，諂媚，屈膝，同瑪麗諾麗那樣的人爭寵嗎？為了最後獲得一種他不需要的幸福嗎？為了最後爭取一點對他本人不需要的光榮嗎？——皮魯！

皮魯 我在这兒。

沃多雅多 你去把我的馬牽到伯爵家里去，我隨後來，我要在那兒上馬。（皮魯出）——伯爵在那兒自己能够命令人，為什麼要他在这兒伺候人呢？——克勞德雅，還有一件事你全不想一想，因為我們女兒的事他同王爺完全鬧翻了。王爺恨我——

克勞德雅 也許不像你擔憂的那么厉害吧。

沃多雅多 擔憂！我也擔憂這樣的事情！

克勞德雅 我不是曾經告訴你，王爺看見過我們的女兒嗎？
沃多雅多 王爺嗎？在哪兒看見過的？
克勞德雅 在柯理瑪第宰相家里，在上次晚會上，他親自賞光的。他對女兒很客氣——
沃多雅多 很客氣嗎？
克勞德雅 同她談了很久的話——
沃多雅多 同她談話嗎？
克勞德雅 他對女兒的活潑和伶俐非常心醉——
沃多雅多 非常心醉嗎？
克勞德雅 他不絕口地稱贊女兒的美麗——
沃多雅多 稱贊她嗎？這一切你还兴高采烈地告訴我嗎？克勞德雅哦！克勞德雅！你真是一個愛虛榮的、糊塗的母親！
克勞德雅 為什麼呢？
沃多雅多 好吧！好吧！事情就是這樣收場了。——唉！假如我可以想像——這正是一個叫我最受致命傷的地方！——一個登徒子，他羨慕，垂涎美色。——克勞德雅，我只要一想，我就生氣。——你早就應該把這話立刻告訴我。——不過，今天我不願意對你說些難受的話。假如我再不走，我也許會（她抓着他的手）——所以你讓我走吧！讓我走吧！——克勞德雅，上帝保佑！——你們隨後平安地跟着我來吧！

第五場

克勞德雅·迦洛蒂。

克勞德雅 這樣一個男人！——一個性情浮躁的男人！——憑

他这种浮躁的性情真不配称为男子漢。——这种性情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是可疑的，違法的。——如果照他这个样子看法，叫作認識人：——誰高兴去認識人呢？——可是，爱美丽雅怎么还不回来呢？——他是父親的仇人呵：所以——所以，当他注意女兒的时候，就是侮辱他嗎？

第 六 場

爱美丽雅同克勞德雅・迦洛蒂。

爱美丽雅 (驚慌失措地進來) 好了！好了！——我現在安全了。难道他甚至于会跟着我來嗎？(她揭開面紗，看見母親) 他跟着來了嗎，媽媽？他跟着來了嗎？——沒有，謝謝老天爺！

克勞德雅 你撞見了什么，我的孩子？你撞見了什么？

爱美丽雅 沒有撞見什么，沒有撞見什么——

克勞德雅 你干嗎这样慌張地四圍觀看？你干嗎全身發抖？

爱美丽雅 我什么話不得不听呀？而且在一个什么地方，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不得不听呀？

克勞德雅 我以为你在教堂呢？

爱美丽雅 就在那个地方！一个不要臉的人管什么教堂不教堂，祭壇不祭壇呢？——呵，我的媽媽呀！(投入她的怀抱里)

克勞德雅 你說吧，孩子！——好讓我放心，別叫我害怕呀。——在一个神聖的地方，你会碰見什么坏事情？

爱美丽雅 我今天的新禧本來應該比平时更热烈，更誠懇；可是反而不如平时。

克勞德雅 爱美丽雅，我們都是人呀。我們不是常常都有祈

禱的口才的。只要有心對上天祈禱，也就是祈禱了。

愛美麗雅 可是只要有心做壞事，也就是做壞事了。

克勞德雅 我的愛美麗雅不會有心作壞事的！

愛美麗雅 不，我的媽媽，上帝不會讓我墮落到這個地步，——

可是別人的罪惡會違反我們的意志，使我們變成從犯！

克勞德雅 你定一定神！——盡力集中你的思想！——簡單地告訴我，你到底碰着了什麼事情。

愛美麗雅 今天我比平常離開祭壇遠一點——因為我去晚了——我剛跪下去，開始祈禱：這時緊靠着我身後也有人跪下去。這樣緊緊地靠着我！——我不能向前，也不能向旁邊躲避——雖然我很想躲避；因為我怕別人的祈禱會擾亂了我的祈禱。——祈禱！這是我擔心的事情。——可是沒有多久，我聽見靠近我的耳朵——有人深深嘆了一口氣——沒有叫出一個神聖的名字——他叫出那個名字——不要生氣，媽媽，——他叫出你女兒的名字！——叫出我的名字！——我情願那時有很響的雷聲，免得我再听下去！——他談到美麗，談到愛情！——他訴苦說，今天是造成我幸福的日子——要是能改期就好了，——他的不幸可能永遠決定了。——他又接着對我發誓——我沒有辦法只好听他講一切的話。——可是我不回頭；我想裝做仿佛沒有聽見的樣子。——我有什麼別的法子呢？——我求我的好天使，讓我變作聾子；就是永久聾了，我也甘心！——這是我懇求的話；這是我唯一能夠祈禱的話。——最後到了站起來的時候。神聖的職務結束了。我發抖，怕轉身。我發抖，怕看見他，怕看見這個大逆不道的人。——我轉過身來，當我看見他的時候——

克勞德雅 孩子，你看見誰？

愛美麗雅 媽媽，你猜猜吧，你猜猜吧——我相信，我要沉在地下去了。——我看見他本人。

克勞德雅 看見哪一個，哪一個本人？

愛美麗雅 王爺。

克勞德雅 王爺！呵，幸虧你父親性情急躁，他剛才在這兒，不願意等候你！

愛美麗雅 我的父親剛才在這兒嗎？——他不願意等候我嗎？

克勞德雅 像你這種驚慌失措的樣子，如果讓他聽見這番話怎麼得了呀！

愛美麗雅 說什麼，媽媽？父親難道會發現有什麼可以責備我的地方嗎？

克勞德雅 沒有什麼可以責備你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可以責備我的地方。不過，不過——唉，你還不認識你父親！在憤怒之下，他會把罪惡中無辜的人當做罪人。在暴怒之下，他會覺得我曾經惹出了這一場是非，其實我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預料。——可是你往下講吧！孩子，你往下講吧！當你認出是王爺的時候，——我希望，你還能夠保持鎮靜，狠狠地看他一眼，鄙視他，他這種人本來是應當鄙視的。

愛美麗雅 媽媽，我可沒有這樣做！我一眼認出來是他的時候，我沒有胆量看他第二眼。我就逃跑了——

克勞德雅 王爺跟隨着你——

愛美麗雅 我起初不知道，後來在大廳里我覺得有人抓住了我的手。是他抓住的！因為害羞，我不得不忍耐着：要是我從他手里掙脫，會惹起一般走過的人注意我們。這是

我唯一还能够做的一个考虑，——或者现在能够回想起的事情。他对我说话；我回答他。至于他说了什么，我回答了他什么——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好吧，那时我再告诉你。现在我一个字都不知道了。我的思想已经离开我了。——我想不起，我怎样挣脱了他，怎样跑出大廳到街上，我的头脑才又清醒；我听见他在我后面跟来，听见他跟着我同时走进家里，同我一塊兒上了楼梯——

克劳德雅 这是恐怖造成的特殊感觉，我的孩子！——刚才你冲进屋来那种神色，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不，他决不敢跟着你到这兒来。——上帝！上帝！要是你的父親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办！——他刚才只听见講，王爺前些日子会见你，表示喜欢你，他已经大发雷霆了！——你現在去休息休息，我的孩子！把刚才碰見的事情，当做一場夢。而且这件事情的結果要比夢中的結果还要少呢。今天敲一点鐘的时候，你就脱离所有的危險了。

爱美丽雅 但是，媽媽，你說不應該嗎？伯爵必須知道这件事情。我必須告訴他。

克劳德雅 千万不要告訴他！——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什么呢？你想無緣無故地、一点沒有理由地弄得他不安心嗎？就算他現在覺得没有什么！你要知道，我的孩子，一种不立刻發作的毒藥，不見得就是一種危險性更少的毒藥，一个愛人不在乎的事情，一个丈夫可能是很在乎的事情，这种事情甚至于会叫愛人听了开心，因为他挤掉了这样重要的一个情敌。可是当他挤掉了情敌之后，呵，我的孩子！——这个时候一个愛人常常顯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面孔。惟願聰明的頭腦事先防止这样的情况。

爱美丽雅 你知道，媽媽，一切的事情我都高兴服从你的高見。——可是，假如他从别人那儿听说今天王爺同我談过話，那又怎么办呢？我緘默，不是迟早都会增加他內心的不安嗎？——我总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对他隱瞞着什么事情在心里。

克勞德雅 脆弱，情人的脆弱！——不可以，千万不可以，我的孩子！你不要对他說，不要讓他發現什么事情！——

爱美丽雅 那么，好吧，媽媽！我没有意志來違反你的意志。——呵！（深深地抽了一口气）現在我又觉得舒服了。——我真是一个愚蠢胆小的东西！——不是嗎，媽媽？我應該采取另外一种手段來对付这樁事情，那么我就不必自己怪自己了。

克勞德雅 孩子，在你自己健全的理智沒有对你說話以前，我不想对你談論这樁事。我很知道，只要你重新清醒過來，你的理智就会对你說。——王爺在女人面前是很会獻殷勤的。你没有習慣这种殷勤的甜言蜜語。在說殷勤話的時候，禮貌變成感情；恭維變成誓約；偶然触动的心思變成希望；希望變成决心。在这种甜言蜜語中間，假話听起来像真話；真話实际上就是假話。

爱美丽雅 呵，媽媽！——我觉得我的恐怖真是太可笑了！——我親愛的雅比亞尼，我決定什么也不讓他知道。他可能不把我看做賢淑，反而把我看成虛榮。——嘿！他來了！这是他脚步的声音。

第七場

雅比亞尼伯爵。前場人物。

雅比亞尼 （沉思，眼睛睜着前面，走進來，越走越近，沒有看見她們，一直到愛美麗雅迎着他跳去）呵，我最心愛的！——我可沒有料到你會在前廳。

愛美麗雅 伯爵大人，就算在你沒有料到遇見我的地方，我希望你也是高興的。——干嗎這樣莊重，這樣嚴肅呢？——難道今天的日子不值得興高采烈嗎？

雅比亞尼 今天的日子比我整個的一生更有價值。可是我感覺着這麼多幸福，——也許就是這種幸福本身弄得我這樣地嚴肅，弄得我，就像小姐所說，這樣地莊重起來。——（同時他看見愛美麗雅的母親）呵，夫人！你也在這兒！——不久我就可以用一個更親密的名詞來稱呼你了！

克勞德雅 這將是我最大的光榮！——我的愛美麗雅，你是多么地幸福呀！——為什麼你的父親不跟我們在一塊兒歡樂呢？

雅比亞尼 我剛才離開了他的懷抱：——或者可以說，他剛才離開了我的懷抱。——我的愛美麗雅，你的父親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呀！是一切男子漢美德的模範！我的心靈在他的面前提高到怎樣的感覺呀！我想永遠善良，永遠高貴的決心，從來沒有比我看見他——想起他的時候更生動了。我除了達到這個志向之外，我能夠作出一些什麼事，才配得上做他的女婿——做你的丈夫呢，我的愛美麗雅？

爱美丽雅 但是他不願意等我！

雅比亞尼 我想，这是因为他的爱美丽雅在这匆匆的会面中，使他太难受，使他全部心灵太受刺激了。

克劳德雅 他以为你忙着穿戴新娘的服装呢！后来听见說——

雅比亞尼 这件事我已經听见他講过了，他真令我深切地佩服。——爱美丽雅，你这样做法，是很对的！我將要娶一位虔誠的夫人；这位夫人却不因为自己的虔誠感到驕傲。

克劳德雅 我的孩子們呀，你們做这一件事，可不要忘記了另外一件事！——現在时候不早了；爱美丽雅，你快去收拾吧！

雅比亞尼 夫人，你叫她去收拾什么？

克劳德雅 伯爵大人，你总不会打算把她像这个样子——像她現在这个样子帶到祭壇去吧？

雅比亞尼 的确，我現在才觉得。——爱美丽雅，誰会看見你，誰又会注意到你的裝飾呢？——为什么不像这个样子，像她現在这个样子呢？

爱美丽雅 不，我親愛的伯爵，不能像这个样子；不能完全像这个样子，可是也不能打扮得太漂亮；不能打扮得太漂亮。——你只要一轉眼，我立刻就打扮好了！——我不戴，我决不戴任何的珠宝，像你最近慷慨送給我的那份礼物！我不戴，我决不戴这类珠宝的东西！——假如这份珠宝不是你送的話，我真会对它伤心呢。因为我夢見了它三次——

克劳德雅 真有这样的事情嗎？我一点也不知道。

爱美丽雅 我好像在夢中戴着它，好像忽然之間每一个宝石

变成了一颗珍珠。——珍珠，媽媽，珍珠的意思就是眼泪。
克劳德雅 孩子！——你这种解释比夢景还要夢幻。——你向
來不是更喜欢珍珠不大喜欢宝石嗎？——

爱美丽雅 当然，媽媽，当然——

雅比亞尼 （沉思，悲戚）珍珠的意思就是眼泪！——意思就是
眼泪！

爱美丽雅 說什么？你不喜欢这句话嗎？你不喜欢嗎？

雅比亞尼 是的；我应当慚愧。——可是，假如想像力忽然喚
起一些愁苦的心思來——

爱美丽雅 何必这样呢？——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你看怎么
样？——当你第一次喜欢我的时候，我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是什么样子呢？——你是不是还记得呢？

雅比亞尼 我是不是还记得嗎？在思想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見
你是另外一个样子。就算你不是那样打扮，我也看見你
是那个样子。

爱美丽雅 这样說來，我就穿一件同样颜色、一个样子的衣
服；飄蕩，自由——

雅比亞尼 妙極了！

爱美丽雅 还有头髮——

雅比亞尼 就照它原來栗色的光彩；就像它天然的卷曲——

爱美丽雅 別忘記上面的一朵玫瑰花！——对的！对的！——
你稍微忍耐一会，我就这样打扮好了站在你的面前！

第 八 場

伯爵雅比亞尼。克劳德雅·迦洛蒂。

雅比亞尼（帶着一副愁苦的臉色望着她）珍珠的意思就是眼泪！——叫我稍微忍耐一会！——是的，假如我們沒有時間的觀念就好了！——假如指針上的一分鐘在我們心中不會延長成為幾年就好了！

克勞德雅 伯爵大人，愛美麗雅的观察是灵敏、正确的，你今天比平时要嚴肅些。你离开你希望的目标只有一步了，——伯爵大人，难道你后悔这椿事成了你希望的目标嗎？

雅比亞尼 呵，媽媽，难道你会这样疑心你的女婿嗎？——可是这是真的；我今天特別感覺煩悶，憂愁，——夫人，你瞧：离开我的目标只有一步，完全同沒有結束，根本是一样的。——我所看見的一切，聽見的一切，夢見的一切，自从昨天同前天，都告訴我這個真理。這一個思想同每一個我不得不有的思想，和我想要有的思想連系起來。——這究竟是什麼？我不明白。——

克勞德雅 伯爵大人，你把我弄得不安心了——

雅比亞尼 一個思想接着一個思想地涌上來！——我不高興，不高興我的朋友們，不高興我自己——

克勞德雅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雅比亞尼 我的朋友們絕對地要求我在舉行婚禮以前，应当把我的婚事告訴王爺一聲，他們承認，我沒有義務要通知他：可是為了要表示對他的尊敬我不得不這樣辦。——我太懦弱，我答應了他們，剛才我正想坐車到王爺那兒去。

克勞德雅（吃一驚）到王爺那兒去嗎？

第 九 場

〔皮魯上，瑪禮諾禮跟平上。前場人物。〕

皮魯 夫人，侯爺瑪禮諾禮停車在門前，打听伯爵大人在哪兒。

雅比亞尼 打听我嗎？

皮魯 他已經進來了。（替他開門，出）

瑪禮諾禮 夫人，請你原諒。——我的伯爵大人，我去過你府上，知道我在這兒可以會見你。我有一件緊要的事對你——夫人，我再一次請你原諒，幾分鐘就談完了。

克勞德雅 我不願意耽誤你們的時間。（對他鞠了一躬，出）

第 十 場

瑪禮諾禮，雅比亞尼。

雅比亞尼 有什麼事，大人？

瑪禮諾禮 我从王爺府上來。

雅比亞尼 他有什麼命令？

瑪禮諾禮 我很榮幸，做這樣一個體面差使的送信人。——假如伯爵大人不願意勉強地否認我是一個最忠心的朋友——

雅比亞尼 假如你允許我請求，不要再說些客套話吧。

瑪禮諾禮 也好！——王爺因為他同馬薩公爵的小姐婚禮的事務，要立刻派遣一位全權大使到公爵那兒去一趟，他躊躇了許久，究竟應該委任哪一位。最後他，伯爵大人，

選定了你

雅比亞尼 選定了我嗎？

瑪札諾札 這個差使，——假如友誼可以自誇的話——不是沒有我在旁邊的吹噓——

雅比亞尼 真的，因為要表示一番感謝，你使我非常為難。——我很久就沒有料到，王爺还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瑪札諾札 我相信，那不過是因為王爺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機會的緣故。雖然今天這個機會還不太適合伯爵大人這樣的一個人物：這固然怪我的友誼太性急了。

雅比亞尼 友誼，友誼，每逢第三字就說友誼！——究竟我同什麼人在說話？瑪札諾札侯爵的友誼，我從來沒有夢想過。——

瑪札諾札 伯爵大人，我認識我的錯誤，簡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因為我沒有事先得着你的同意，就做了你的朋友。——總而言之，這又有什么妨碍呢？無論怎麼樣，王爺的恩典對你是一個天大的光榮，我不懷疑，你會熱烈地接受。

雅比亞尼 (想了一会)當然。

瑪札諾札 既然這樣，你現在就跟我走吧。

雅比亞尼 到哪兒去？

瑪札諾札 到多賽樂見王爺去。——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今天就得要動身。

雅比亞尼 你說什麼？——今天就得要動身嗎？

瑪札諾札 最好在這一點鐘，不要推遲到下一點鐘。事情是非常的緊急的。

雅比亞尼 真的嗎？——我很抱歉，王爺賞賜我的光榮，我不得不辭謝。

瑪礼諾礼 为什么？

雅比亞尼 我今天不能动身；——明天也不能动身；就是后天也办不到。——

瑪礼諾礼 伯爵大人，你在开玩笑。

雅比亞尼 同你开玩笑嗎？

瑪礼諾礼 有趣極了！假如你同王爺开玩笑，他更开心了。——你不能去嗎？

雅比亞尼 我不能去，我的大人，我不能去。——我希望，王爺本人会原諒我的苦衷。

瑪礼諾礼 我倒很想听一听。

雅比亞尼 本來是一件小事！——你瞧，我今天就要娶一位夫人。

瑪礼諾礼 会有这样的事嗎？那么你怎么办呢？

雅比亞尼 怎么办？——怎么办？——你的問題也未免太天真了。

瑪礼諾礼 伯爵大人，喜事有改期的先例。——我当然不相信这对于新妇新郎是方便的。这可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我想到主人的命令——

雅比亞尼 主人的命令嗎？——主人的嗎？我們的主人到底不是我們自己选择的主人——我承認，你是應該絕對服从王爺的。但是不是我。我是自己志願來到他宮廷服务的。我想取得为他服务的光荣；可是我并不想做他的奴隸。我是一个更大的主人的諸侯——

瑪礼諾礼 說什麼更大的或者更小的；主人就是主人。

雅比亞尼 我不想同你爭辯是非！——够了吧，你把你听見过的話，告訴王爺：就是說，我抱歉，不能接受他的恩典；因

为我恰巧今天就要举行婚礼，这关系我一生的幸福。

瑪礼諾礼 同时你不願意讓他知道，你同誰結婚嗎？

雅比亞尼 同爱美丽雅·迦洛蒂。

瑪礼諾礼 是这个府上的小姐嗎？

雅比亞尼 是的。

瑪礼諾礼 嗯！嗯！

雅比亞尼 你想說什麼？

瑪礼諾礼 我的意思是，根据这种情况，把婚礼推迟到你回來，是不会有什麼困难的。

雅比亞尼 推迟婚礼嗎？單是推迟婚礼嗎？

瑪礼諾礼 新娘賢德的父母不会这样認真的。

雅比亞尼 新娘賢德的父母嗎？

瑪礼諾礼 爱美丽雅一定是你的人。

雅比亞尼 一定嗎？——你說一定，你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猴子！

瑪礼諾礼 伯爵大人，你對我說這句話嗎？

雅比亞尼 为什么不呢？

瑪礼諾礼 豈有此理！——我們再談吧。

雅比亞尼 嘿！这个猴子真是狡猾；可是——

瑪礼諾礼 要你的命！——伯爵大人，我要求决斗。

雅比亞尼 这当然可以。

瑪礼諾礼 本來想现在就决斗：——不过我不情願使溫柔的
新郎今天扫兴。

雅比亞尼 好心眼的东西！不必如此、不必如此！（一手抓着他）
今天我固然不願意人家今天派我到馬薩去：可是我有时
間同你出去逛逛。——來，來！

瑪禮諾禮（掙脫，走出）你只要有耐心，伯爵大人，你只要有耐心！

第十一場

雅比亞尼。克勞德雅·迦洛蒂。

雅比亞尼 你去吧，你真不是東西！——呵，這一下我才算出了一點氣！剛才我的血都要蹦出來了。我覺得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心里覺得舒服些。

克勞德雅（非常慌亂不安）上帝呀！伯爵大人——我聽見一場激烈的吵鬧。——你的臉氣得發紅。什麼事情發生了？

雅比亞尼 沒有什麼，夫人，一點也沒有什麼。剛才王爺的侍衛瑪禮諾禮替我效了一個很大的勞。他使我用不着去見王爺了。

克勞德雅 真的嗎？

雅比亞尼 我們現在更可以早一點動身了。我去催我手下的人，立刻就回到這兒。那時愛美麗雅也打扮好了。

克勞德雅 伯爵大人，我可以完全放心嗎？

雅比亞尼 你可以完全放心，夫人！

〔她進去。他出去。〕

第 三 幕

布景 親王行宮的一間前廳

第 一 場

親王。瑪札諾札。

瑪札諾札 沒有用；他用最鄙視的態度拒絕了天大的恩寵。

親王 難道就这样算了嗎？難道就这样讓它去嗎？難道就这样讓愛美麗雅今天變成他的人嗎？

瑪札諾札 根据一切的情況，好像只有这样。

親王 我对你的主意曾經抱了很大的希望！——誰知道，你傻頭傻腦地說了些什么呀？——假如一个蠢才想出來的計策不錯，也需要一个聰明人去執行。這是我曾經應該考慮到的。

瑪札諾札 我居然得到这样漂亮的報酬！

親王 報酬你什么？

瑪札諾札 報酬我肯犧牲性命的志願。——当我看見，嚴肅同諷刺都不能夠打動伯爵的心使他把愛情放在榮譽之下：我就試一試，挑撥他生氣。我对他說一些很不中聽的話。他破口侮辱我：我就要求決斗，——要求當場決斗。——我自己是这样想：不是他殺死我，就是我殺死他。我把他殺死了，那么這塊戰場就全是我們的。如果他殺死了我：

那也沒有关系；他不得不逃亡，上爺至少可以獲得补救的时间。

親王 瑪礼諾礼，你有胆量干这样的事嗎？

瑪礼諾礼 唉！假如一个人肯这样疯狂地牺牲來替大人物效劳，——他應該事先想一想这些大人物对于他的牺牲是怎样的看法——

親王 伯爵大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容許別人第二次向他說这样話的人。

瑪礼諾礼 在这样事情發生之后，当然沒有怀疑的余地。——誰又能够責备他呢？——他对我說，他今天还有比同我拚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通知我在結婚后一个星期同我决斗。

親王 同爱美丽雅結婚！想起这件事我就要發狂！——你听了他那番話一声不响就走了！——接着你來，对我誇口說，你因为我的緣故願意牺牲自己的性命——

瑪礼諾礼 可是，殿下，你說我当时應該再做什么事情呢？

親王 再做什么事情？——仿佛他已經做过了什么事情一样！

瑪礼諾礼 殿下，你講來听听，你替自己办了一些什么事情。——你曾經幸运地在教堂里碰見了她。你同她談了些什么話？

親王 （諷刺地）你想滿足你的好奇心！——我不得不答应你。——呵，一切都很順利。我过分热心的朋友，你不用再費心了。——她非常迎合我的心，我簡直可以把她立刻帶回來。（冷淡地命令地）現在你知道你想知道的事情了；——你可以走了！

瑪礼諾礼 可以走了！不錯，是的，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結

局！——假如我還能試一試一個不可能的辦法，我也只好走了。——我說不可能的辦法嗎？——實在那並不是不可能；不過胆大就是了！——如果我們把新婦放在我們的暴力之下，那麼我敢担保，婚事是辦不成功的。

親王 哦，這個人沒有一樁事不想担保！現在我只需要把我的衛隊交給他支配，他就會埋伏在大路旁邊，領着五十來個人劫掠一輛車子，把一個女孩子搶出來，奏着凱歌帶來給我。

瑪札諾札 從前曾經有過使用暴力劫走一個女孩子的事情，表面上看起來卻不像使用暴力劫走的样子。

親王 假如你知道這樣辦：那麼你就不会瞎扯這樣久了。

瑪札諾札 可是事情的結局我可不能担保。——說不定會發生不幸的事件——

親王 這只怪我總常常讓一些人去負責他們不能負責的事情！

瑪札諾札 那麼，殿下——（他們聽見遠處傳來一個聲音）嘿！那是什麼聲音？——我沒有听錯嗎？——殿下，你不是也听見了一聲槍聲嗎？——現在又是一聲槍聲！

親王 那是什麼？什麼事情發生了？

瑪札諾札 你想大概是什麼事情？——假如我比你所相信的更活動一些，你怎麼說呢？

親王 更活動一些嗎？——那麼你告訴我究竟——

瑪札諾札 簡單一句話：我所談的那樁事情，現在發生了。

親王 這是可能的嗎？

瑪札諾札 王爺，不過你別忘了你方才對我所說的話。——我再一次把王爺的話——

親王 但是筹备的手續想必是很——

瑪禮諾禮 是再周密不過的！——這樁事是我委托一批我能相信得過的人去辦理。是在緊靠着經過動物園板壁的道路。在這兒有一部分人襲擊車子，好立刻搶劫它。另外有一部分人，我的一个僕人雜在里面，从動物園冲了出來，立刻去營救被難的人。正当兩邊的人假裝戰鬥的時候，我的僕人抓着了愛美麗雅，好像要營救她的樣子，穿過動物園帶着她到宮里來。——計劃就是這樣——你現在說什么呢，王爺？

親王 你真使我非常驚異。——我感覺有點害怕起來了。——

(瑪禮諾禮走到窗前)你在看什麼？

瑪禮諾禮 一定是在那邊！——不錯！——一个戴假面具的人已經騎着馬順着板壁跑來了；——一定是來向我報功的。——王爺，請你離開吧！

親王 呵，瑪禮諾禮——

瑪禮諾禮 說什麼？不是嗎，現在我做得太多了；从前我做得太少了？

親王 不是這樣說。不過我不能想像——

瑪禮諾禮 你不能想像嗎？——最好的辦法就是一網打盡——請你趕快離開。——戴假面具的人千萬不可以看見你。

〔親王下。〕

第 二 場

〔瑪禮諾禮。不久英克羅上。〕

瑪礼諾礼 (又走向窗戶) 那兒車子慢慢地赶回城里去了。——干嗎这么慢呢？車門兩旁干嗎一边站一个僕人呢？——这些是我不喜欢的預兆；——那个計劃大概只成功了一半；——他們把一个受伤的人慢慢地送回去，——沒有死人。——戴假面具的人下馬了。——那是英克罗本人。这个亡命之徒！——好了，这兒他知道那些暗道。——他向我招手了。他一定办妥他的事情了。——嘿，伯爵大人，你不願意到馬薩去，可是現在你必須走一条更远的路了！——誰教你这样認識猴子呢？(他走向門去)是的，它們是狡猾的。——英克罗，怎么样？

英克罗 (除掉假面具)侍衛大人，請你留心！我們必須要立刻把她帶來。

瑪礼諾礼 事情的經過大概怎么样？

英克罗 我想，很好。

瑪礼諾礼 伯爵怎么样？

英克罗 我們伺候他！伺候得還不錯，還不錯！——他一定會聽見了什么風声。因为他不是完全沒有准备的。

瑪礼諾礼 你快一点把你要对我說的話，告訴我吧！他死了沒有？

英克罗 我很同情那位好好先生。

瑪礼諾礼 好吧，我拿这个來報酬你的同情心！（遞給他一袋金子）

英克罗 我勇敢的尼柯罗完了！他一塊兒丟了性命。

瑪礼諾礼 是这样的嗎？双方都有死亡嗎？

英克罗 我可以为这个誠实的孩子哭一場！虽然說他的死增加了我这个东西（称一称手中的錢袋）四分之一的收入。我

是他的繼承人，因為我替他報了仇。這是我們的法律：我想從來為了忠誠和友誼，沒有定過這樣好的法律。侍衛大人，這個尼柯羅——

瑪禮諾禮 你老講你的尼柯羅！——但是伯爵，伯爵——

英克羅 像閃電一般！伯爵一槍打中他的要害。我可也回了伯爵一槍。——他跌倒了；如果他还活着回到車子里去：那麼我敢担保，他不會再活着走出來了。

瑪禮諾禮 英克羅，要是這句話真的靠得住，就好了。

英克羅 要是這句話靠不住，我情願失掉你的主顧！——你還有什麼話吩咐嗎？因為我的路途是最遠的：我們今天就要越過邊境。

瑪禮諾禮 那麼你去吧。

英克羅 侍衛大人，要是再有什麼要辦的事，——你知道，在什麼地方打听我。別人敢做的事，在我也不是什麼妖術。我比什麼人都便宜一點。（出）

瑪禮諾禮 這倒好！——但是並不十分好。——呸，英克羅！你做這樣一個齷齪鬼！他總還有吃第二槍的價值呀。——可憐的伯爵，不知道他現在要怎樣受罪呢！——呸，英克羅！你這個工作做得很殘忍；——並且做得很草率，——這件事情必須不讓王爺知道。讓他自己去捉摸，這個死亡對於他會有那麼大的利害。——這個死亡！——為一個可靠的消息，我什麼都願意給的！——

第三場

親王。瑪禮諾禮。

親王 她在那邊順着大路走上來了；她趕到僕人的前頭、好像是恐怖叫她的腳生了翅膀一樣。她一定還沒有猜疑到別的事情。她以為真是從強盜那兒逃走呢。——但是這樁事情能夠瞞得着多久呢？

瑪禮諾禮 總之我們暫時把她弄到手了。

親王 她的母親不會找她嗎？伯爵不會跟着她來嗎？到那個時候，我再說什麼呢？我怎麼能夠瞞着他們呢？

瑪禮諾禮 對於這一切我當然還不知道怎樣回答。我必須要看看情況。殿下，請你忍耐一下。第一步必須要完成。——

親王 為什麼？是否我們必須要退回一步？

瑪禮諾禮 也許我們用不着這樣做。——這兒有千頭萬緒，要從這些頭緒繼續進行別的事情。——你忘記了那樁最重要的事情嗎？

親王 我怎麼能夠忘記，我完全沒有想到的事情呢？——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什麼？

瑪禮諾禮 就是那一種討好的、說服的本事——一個墜入情網的親王決不會缺少那一種本事的。

親王 決不會缺少那一種本事嗎？再說，在這個時候，他剛好最需要這一種本事。我今天對於這種本事已經嘗試了一個太大的失敗了。我用一切的甜言蜜語同海枯石爛的誓言也不能夠逼出她一個字。她站在那兒啞口無聲，垂頭喪氣，全身發抖；就像一個听着官告死刑裁判的犯人一樣。她的恐懼傳染了我，我同她一塊兒發抖，最後我請求她原諒。現在我幾乎不敢再同她談話。——至少在她進來的時候，我沒有這個膽量，瑪禮諾禮，你必須要迎接她。我要在這兒附近聽一聽，看事情怎樣進展。等我的

精神集中一点的时候，我再出來。

第 四 場

〔瑪礼諾礼。不久他的僕人白提思达同爱美丽雅上。〕

瑪礼諾礼 如果她沒有看見他本人倒下去就好了——她一定沒有看見；因为她逃走得太快——她來了。我也不願意做她在这兒看見的第一个对象。（他退到大廳的一个角落）

白提思达 小姐，請進这兒來吧。

爱美丽雅 （喘不过气來）唉！——唉！——我謝謝你，我的朋友；——我謝謝你。——但是上帝，上帝呀！我在什么地方？——只剩我單獨一个人嗎？我的母親在哪兒？伯爵在哪兒？——他們是不是随后來呢？跟着我來呢？

白提思达 我猜想要來的。

爱美丽雅 你猜想嗎？你不知道嗎？你沒有看見他們嗎？我們背后不是有人開槍嗎？

白提思达 有人開槍嗎？——那也許！——

爱美丽雅 那一定是真的！不是打中了伯爵，就是打中了我的母親。

白提思达 我要立刻出去看看他們。

爱美丽雅 帶我去。——我要一塊兒去；我一定要一塊兒去；來吧，我的朋友！

瑪礼諾礼 （忽然走上來，假裝剛才進來的樣子）哦，原來是小姐！是什麼不幸，或者是什麼幸運，——什麼幸運的不幸給我們帶來了這個光榮呢？

爱美丽雅 (吃驚)呵？大人，你在这兒嗎？——我大概是在你的府上吧？——請你原諒，侍衛大人，我們离此地不远遭了强盜的搶劫。当时跑來一伙好人幫助了我們；——这个老誠的人把我从車子里抱出來，帶我到此地。——但是我現在吃了一驚，看見他只救了我一个人。我的母親还在危險中呢，在我們背后甚至于有人开枪。她也許已經死了；——我还活着嗎？——請你原諒。我一定要离开；我一定要再到那兒去，——我本應該立刻留在那兒。

瑪礼諾礼 小姐，請你安心。一切沒有問題；你那些親愛的人，你这样关切地替他們擔憂，他們馬上就会在你的身边。——趁这个时候，白提思达，你去，赶快去；他們可能还不知道小姐在哪兒。他們或者正在花園里边的一個餐館里找尋她呢。你立刻帶他們到这兒來。(白提思达出)

爱美丽雅 真的嗎？他們都藏了起來嗎？他們沒有遭遇危險嗎？——唉，今天对我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呀！但是我不应当留在这兒；——我应当赶快去迎接他們。——

瑪礼諾礼 小姐，为什么要去呢？況且你已經喘不过气，沒有气力了。你最好休息一会，請到一間比較舒服的房間里去吧。——我敢打賭，王爺一定親自去照料你可敬的令堂夫人，把她帶到你这兒來。

爱美丽雅 你說的是誰？

瑪礼諾礼 我們最愛戴的王爺自己。

爱美丽雅 (非常驚慌)王爺嗎？

瑪礼諾礼 他一听到这个風声就跑去营救你。他極端憤怒，胆敢有这样的罪惡發生在离他这样近的地方，等于在他的眼前。他派人去追捕凶手，要是捉住他們，他們要受到

最嚴厉的懲罰。

愛美麗雅 王爺！——那麼我究竟在什麼地方？

瑪禮諾禮 在多樂賽，在王爺的行宮里。

愛美麗雅 這真是一個湊巧的事情！——你相信他會立刻自己來嗎？——但是 he 會同我的母親一塊兒來嗎？

瑪禮諾禮 這兒他已經來了。

第五場

親王。愛美麗雅。瑪禮諾禮。

親王 她在哪兒？在哪兒？——最美丽的小姐，我們到處尋找你。——你還好嗎？——現在一切都好了！伯爵，令堂夫人，——

愛美麗雅 呵，王爺！他們在哪兒？我的母親在哪兒？

親王 离这里不远；离这兒很近。

愛美麗雅 上帝呀，我不知道將在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之下跟母親，或者跟伯爵會面呢！無論如何一定要會面的！——王爺，因為你瞞着我，——我覺得，你瞞着我——

親王 不要這樣說，最好的小姐。——請你把你的膀臂遞給我，放心跟着我來吧。

愛美麗雅 （猶疑不決）可是——如果他們真的沒有遇見什麼事——如果我的預料錯了：——干嗎他們還不到這兒來呢？干嗎他們不同着你，王爺一塊兒來呢？

親王 要是這樣，小姐，請你趕快把所有這些恐怖的幻象消滅了吧。——

愛美麗雅 我應當怎麼辦？（搓手）

親王 說什麼，我的小姐？難道你對我起疑心嗎？——

愛美麗雅 （在他面前跪下）殿下，我跪在你腳下——

親王 （扶她起來）我非常慚愧。——是的，愛美麗雅，我應該受這個沉默的譴責。——今天早上我的舉動是無法辯護的：——最好還是請你原諒吧。請你饒恕我的懦弱。我不應該訴說我的心情來使得你心中不安，因為這種訴說對於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況且當時你閉口不言驚慌失措，聽我說話，或者根本沒有聽我說話，已經够叫我難受了。假如我能够把這樁意外的遭遇，它使我，在我所有的希望永久打消之前，——再一次使我有看見你，同你說話的幸運；假如我能够把這樁意外的遭遇看做是一個幸運的暗示，——看做是把我最後的裁判奇妙地推遲了，好讓我再有一次可以哀求你的恩澤：那麼我決心——請你不要激動，我的小姐——一切看你的眼色行事。我不敢說一個字，我不敢嘆一口氣來得罪你。不過請你不要拿疑心來痛苦我。只要你一刻也不懷疑，你對於我具有無限的勢力。只要你決不考慮，你需要別人來保護你，來抵抗我。——現在來吧，我的小姐——來吧，那兒有些比較更合你心意的事情在等着你呢。（他拉拉扯扯地帶她下去）你跟着我們來，瑪禮諾禮——

瑪禮諾禮 你跟着我們來，——這句話也可以說：你不要跟着我們來！——我有什麼理由要跟着他們去呢？他可以看看，他同她單獨地可以交涉到一個什麼地步。——我必須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阻止一切擾亂他們的事情。現在我大概用不着愁伯爵會來搗麻煩。但是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會來的！假如她這樣安心地離開，不顧她的女兒的死活，

我到会觉得奇怪了，——怎么样，白提思达？有什么消息？

第 六 場

白提思达。瑪礼諾礼。

白提思达 （很匆迫）侍衛大人，她的母親——

瑪礼諾礼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在哪兒？

白提思达 要是侍衛大人不去迎接她，那么她立刻就会到这兒來。我并不想去找她，像侍衛大人剛才那样假装吩咐我，我忽然听见她在远处喊叫。她發現她女兒的踪迹了，說不定甚至于發現了——我們全盤的陰謀呢！在这荒涼的附近所有的人都聚攏來圍着她；每一个人都願意給她指路。也許有人已經告訴她，說王爺在这兒，你在这兒，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

瑪礼諾礼 我們看吧！——（想了一想）如果她曉得她女兒在这兒，我不讓她進來？——这是不行的。——如果她望見狼在小綿羊旁边，她当然要瞪眼。——豈但瞪眼？这还没有什么。但願上天保护着我們的耳朵好了！——这又算什么呢？最健康的肺，甚至于一个女人的肺也会声嘶力竭，到了她們不能够再喊下去的时候，她們也就不喊了。再加上这是她的母親本人，我一定要把她拉到我們这一边。——假如我真正認識母親們的脾气——說一些做一位王爺的丈母娘这类的恭維話，她們大部分是喜欢听的。——讓她進來，白提思达，讓她進來好了！

白提思达 你听！你听！

克劳德雅 （幕后）爱美丽雅！爱美丽雅！我的孩子，你在哪

兒呀？

瑪礼諾礼 你去，白提思达，想法子把一塊兒來看熱鬧的人支开。

第七場

克劳德雅·迦洛蒂。白提思达。瑪礼諾礼。

克劳德雅 （走進門來，白提思达正想出去）呵！就是他從車子里把她抱出來的！——就是他帶走她的！——我認得你。她在哪兒？你說呀，你这个倒霉的家伙！

白提思达 這就是感謝我的話嗎？

克劳德雅 呵，要是你值得感謝的話：（發出和氣的聲調）——那麼請你原諒我，誠實的人！——她在哪兒！——請你不要讓我離開她太久了！她在哪兒？

白提思达 呵，夫人，她不能在更幸福的地方了。這兒我的主人會把夫人帶到她那兒去。（對几个要擠進來的人說）你們退出去！你們！

第八場

克劳德雅·迦洛蒂。瑪礼諾礼。

克劳德雅 你的主人嗎？——（望見瑪礼諾礼，驚退）呵！——這是你的主人嗎？——我的大人，你在这兒嗎？我的女兒也在这兒嗎？你，你會把我帶到她那兒去嗎？

瑪礼諾礼 我感覺非常愉快，夫人。

克劳德雅 你等一等！——我剛才想起了一樁事情——就是

你——不是嗎？——你就是今天早上在我家里訪問伯爵的那個人嗎？你就是我讓他同伯爵單獨談話的那個人呀？你就是同伯爵發生沖突的那個人嗎？

瑪札諾札 發生沖突嗎？——那我可不知道：不過因為國家大事發生一場無關重要的爭辯——

克勞德雅 你名叫瑪札諾札嗎？

瑪札諾札 瑪札諾札侯爵。

克勞德雅 那就對了，你听我說，侯爵大人。——瑪札諾札是——瑪札諾札這個姓名是——跟隨着一個詛咒的呼聲——不，我希望，我沒有冤枉那個高貴的人！——並沒有跟隨着一個詛咒的呼聲——詛咒的呼聲是我心里想出來的——瑪札諾札這個姓名是臨死的伯爵最後的話。

瑪札諾札 臨死的伯爵嗎？雅比亞尼伯爵嗎？——你听我說，夫人，在你這番離奇的話里边叫我最注意的是什麼。——臨死的伯爵嗎？——你究竟要說什麼，我不明白。

克勞德雅 （悲痛，遲緩地說）瑪札諾札這個姓名是臨死的伯爵最後的話！——你現在明白了嗎？——我起先也不明白：雖然用那樣一個腔調說出來的——用那樣一個腔調呀！——我現在還聽見它呢！我沒有立刻明白這個腔調的意義，那時我的思想到哪兒去了？

瑪札諾札 夫人，你看怎麼樣？——我向來是伯爵的朋友；是他最知己的朋友。那麼，當他臨死的時候還叫了我的名字——

克勞德雅 用那樣一個腔調嗎？——我不會摹仿它；我不會描寫它；但是它包含一切！一切！——什麼呀？難道襲擊我們的，不是強盜嗎？——他們是刺客；是花錢買來的刺

客！——瑪礼諾礼，瑪礼諾礼是臨死的伯爵最后的話！用那样一个腔調說出來！

瑪礼諾礼 用那样一个腔調說出來嗎？——根据一个在恐怖的时候所听得的腔調來控訴一个正直的人，你听見過这样的事情沒有？

克劳德雅 呵，只要我能够把它，把这个腔調拿到法庭做見証就好了！不过，我太难过了！我把我的女兒忘記了。——她在哪兒呀？——怎不說呵？难道也死了嗎？——雅比亞尼是你的仇人，我女兒同这樁事情又有什么相干呢？

瑪礼諾礼 我原諒你这位憂愁的母親。——夫人，你來吧！——你的小姐在這兒；就在隔壁的一个房間里：我希望她已經完全从驚恐中恢复過來了。王爺親自体貼入微地在照料她——

克劳德雅 誰？——誰親自在照料她？

瑪礼諾礼 王爺。

克劳德雅 王爺嗎？——你真的在說王爺嗎？——我們的王爺嗎？

瑪礼諾礼 还有別的什么人嗎？

克劳德雅 那可完了！——我倒楣的母親呀！——还有她的父親！她的父親！——他將會咒詛她的降生。他將會咒詛我。

瑪礼諾礼 你千万不要这样說，夫人！你在幻想些什么？

克劳德雅 我明白了！——不是嗎？——今天在教堂里！在最純潔的聖母的眼前！在上帝的面前！——做出那样無廉耻的事；現在爆發出來了！（对着瑪礼諾礼）嘿，你这凶手！怯懦該死的凶手！你沒有勇气親手去謀殺：你为了满足別

人的獸欲去謀殺，你真是卑鄙到極點了！——你指使別人去謀殺！——你是一切凶手当中最下賤的東西！——講義氣的凶手們也不會容忍你在他們的隊伍里！你！你！——為什麼緣故，我不應該把我一切的憤恨，我一切的唾液用一個字來噴到你的臉上呢？——你！你这个拉皮條的東西！

瑪禮諾禮 你在胡亂思想呢，賢德的夫人。但是你——至少你應當放低你狂吼的聲音，你該考慮，你在什麼地方。

克勞德雅 我在什麼地方嗎？你叫我考慮，我在什麼地方嗎？——一個母獅子，人家把她的小獅子搶奪了去，她哪里管得着，她在哪個的樹林里吼呢？

愛美麗雅 （幕後）呵，我的母親呀！我聽見我的母親的聲音了！

克勞德雅 這是她的聲音嗎？這是她！她已經聽見我了；她已經聽見我了。我不應當喊叫嗎？——你在哪兒，我的孩子？我來了，我來了！（她沖進房間，瑪禮諾禮跟着她沖進去）

第 四 幕

布景 同前幕

第 一 場

親王。瑪札諾札。

親王 (从爱美丽雅的房间走出来) 瑪札諾札，你來，我必須要休息一下——我还要請教你呢。

瑪札諾札 呵，你瞧那种母爱的憤怒呀！哈，哈，哈！

親王 你笑嗎？

瑪札諾札 王爺，假如你曾經看見，她的母親在這兒，在這兒大廳里，那种瘋狂的樣子——王爺，你一定聽見她喊叫了！——等到一看見了你，她馬上變得服服貼貼——哈，哈！——我很知道，沒有一個母親會挖掉一位王爺的眼睛，因为他看上了她的女兒。

親王 你才是一个很坏的观察者！——剛才女兒冲向母親，昏倒在她的懷抱里。因为这个緣故母親就忘記了自己的憤怒：并不是因为我。假如她沒有更大聲、更清楚地說話，這是她愛惜她的女兒，并不是愛惜我。——我要是自己沒有聽見，沒有懂得她講的話，那就更好了。

瑪札諾札 什麼話，王爺？

親王 你干嗎假裝不知道呢？——直說出來吧！是真的？還

是假的？

瑪禮諾禮 如果是真的！

親王 如果是真的嗎？——那麼是真的了？——他死了？死了嗎？（威吓着）瑪禮諾禮！瑪禮諾禮！

瑪禮諾禮 什麼意思？

親王 我敢在上帝面前發誓！在大公無私的上帝面前發誓！對於這次流血我是無罪的。——假如你事先告訴我，這件事情將要斷送伯爵的性命——不，不！就是要我自己的性命！——

瑪禮諾禮 假如我事先告訴你嗎？——好像他的死早訂在我的計劃之中一樣！我曾經三番五次囑咐過英克羅，避免傷害任何人。假如伯爵不先下毒手，也就不會發生任何強暴的行為。他不問青紅皂白一槍打死了一個人。

親王 真的！他應該知趣一點！

瑪禮諾禮 至於英克羅動了氣，替他的同伴報仇——

親王 當然，那是很自然的！

瑪禮諾禮 我已經把他狠狠地責備了一番。

親王 責備嗎？你說得多么客氣！——你警告他，他不要再走入我的國境。我的責備是不會這樣客氣的。

瑪禮諾禮 很好！——我跟英克羅；計劃跟意外事件：一切都一樣。——再說，事情是預先約好了的，大家也預先答應了的，慘劇可能發生，無論如何都不應當歸罪于我——

親王 你說，慘劇——可能發生嗎？或者應該發生嗎？

瑪禮諾禮 越說越好聽了！——可是，殿下，——在你一口咬定這回事同我有關係之前，——我不得不有一番辯白！伯爵的死，我是滿不在乎的。我曾經要求他決鬥；他沒有賠

償我的名譽，他沒有賠償我的名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的名譽永久受了侮辱。假如在其他任何情况之下，王爺对我的怀疑是應該的；难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應該的嗎？——（假裝憤怒）誰能够这样批評我！——

親王 （讓步的口气）好了，好了——

瑪札諾札 但願他还活着！呵，但願他还活着！我情願牺牲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东西——（沉痛）甚至于王爺的恩典——这种無价的、絕不应当輕意失掉的恩典——我都情願牺牲！

親王 我明白你的意思。——好了，好了。他丧命是偶然的事情，純粹是偶然的事情。你对我保證，我相信。——可是还有哪个相信呢？那个母親也相信嗎？愛美麗雅也相信嗎？——世界上的人也相信嗎？

瑪札諾札 （冷淡）那倒不見得了。

親王 假如世界上的人都不相信，他們究竟要相信什么呢？——你聳肩膀嗎？——人家会把你的英克罗看做工具，而把我看做主犯——

瑪札諾札 （更冷淡）这是很可能的。

親王 把我看做主犯！把我本人看做主犯！——不然我只有立刻放弃对愛美麗雅一切的企圖——

瑪札諾札 （非常地不关切）如果伯爵还活着的話——王爺只好这么办。——

親王 （激动，但是立刻又鎮靜下來）瑪札諾札！——你可不應該叫我着急呀！——就讓它这样吧——本來就是这样！你不过想說：伯爵丧命对于我是一个幸运——我能够碰到的最大的幸运，——对于我愛情唯一可能的幸运。只有

这样看，——不管他的死活好了！——在世界上多一个伯爵，少一个伯爵，那又有什么关系？我猜中你的意思嗎？——不錯！我也不怕犯一个小小的罪惡。不过，好朋友，这一个罪惡必得是一个小小的秘密的罪惡，一个小小的有利益的罪惡。你瞧現在我們犯的罪惡，恰好既不秘密，又沒有利益。它虽然把前途肅清，但是同时也把前途堵塞着了。每一个人都會迎头告訴我們，——說我們完全不應該犯这个罪惡！——这些情况大概由于你那个聪明奇妙的布置吧？

瑪礼諾礼 如果王爺这样命令——

親王 不是这样，是怎么样呢？——我要你說！

瑪礼諾礼 一些不屬於我賬上的东西，都寫在我的賬上了。

親王 我要你說！

瑪礼諾礼 要說就說吧！这同我的布置有什么相干呢，因为一个明顯的嫌疑牽連到王爺身上嗎？——这是由于那一場拿手好戲，他自己干涉到我的布置中間去了。

親王 我嗎？

瑪礼諾礼 他可以允許我告訴他，他今天早上在教堂里所進行的步驟，——不論他采取多么正經的态度來進行，——不論他怎样非進行不可——可是这个步驟是不屬於這一場跳舞的。

親王 他究竟破坏了什么呢？

瑪礼諾礼 当然沒有破坏了整个的跳舞：可是暫時攪乱了跳舞的拍子。

親王 哼！我明白你的意思嗎？

瑪礼諾礼 那么，直接簡單地說吧。当我承办这件事情的时

候，爱美丽雅还一点也不知道王爺爱上了她，不是吗？爱美丽雅的母親知道得更少。假如我在这种情况下计划一切，同时王爺却搖动我的计划的基礎，那我又有办法呢？——

親王 （打自己的額角）真該死！

瑪礼諾礼 假如他自己洩漏了他自己的秘密，那我又有什麼办法呢？

親王 那个倒寡的主意！

瑪礼諾礼 假如他自己沒有洩漏自己的秘密，那还有什么問題呢？——相信我的話吧！我倒想知道，母親或女兒会从我的布置当中的哪一点对于他会發生絲毫的疑心呢？

親王 我想你的話是对的！

瑪礼諾礼 自然我做得很不对——殿下，請你原諒！

第二場

白提思达。親王。瑪礼諾礼。

白提思达 （匆匆上）伯爵夫人剛才到了。

親王 伯爵夫人嗎？哪一位伯爵夫人？

白提思达 沃尔希娜。

親王 沃尔希娜嗎？——瑪礼諾礼呵！——沃尔希娜嗎？——瑪礼諾礼！

瑪礼諾礼 我像王爺本人一样的驚异。

親王 白提思达，去，快去：別讓她下車子。說我不在這兒。我不在這兒見她。讓她過一刻再轉來。去，快去！——（白提思达出）这个傻女人想要做什么？她怎么敢來的？她怎么

知道我們在這兒呢？難道她會來探听消息嗎？難道她会听見了什么風声嗎？——呵，瑪禮諾禮，你說，你回答！——難道我得罪了这个想做我的朋友的人嗎？因为一場無聊的爭辯得罪了他嗎？難道我應該請求他原諒我嗎？

瑪禮諾禮 呵，我的王爺，只要你重新恢复你原來的态度，我就是你全心全意的僕人！——沃尔希娜这次前來，对我和对王爺一样是一个謎，可是她不是一个容易讓人擋駕的女人。王爺打算怎么办？

親王 絕對不見她；我离开——

瑪禮諾禮 这很好！赶快。我願意接見她——

親王 但是目的只要打發她走。——你不要再同她談別的事情。這兒我們還有旁的事情要办呢——

瑪禮諾禮 王爺，不要这样說！这些旁的事情是已經办好了。你要鼓起勇气！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一定有办法。——我不是已經听見她的声音嗎？——王爺，赶快走！——到那兒去，（指着一个房間，親王走進去）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听我們談話。——我怕，我怕，她來准是沒有好事情。

第 三 場

伯爵夫人沃尔希娜。瑪禮諾禮。

沃尔希娜 （起先沒有看見瑪禮諾禮）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一个不要臉的东西，他甚至于要阻擋我不放我進來以外，沒有人來迎接我？——我可是在多賽乐呀？在多賽乐，平时在這兒，整批熱心諂媚的狗才都急忙冲來伺候我呀？平时在這兒有愛情和欢乐在企待着我呀？——这就是那个

地方：但是，但是！——你瞧，瑪札諾札！——很好，王爺把你帶了來。——不，不好！我同他約定的事情，我只有同他說。——他在哪兒？

瑪札諾札 王爺嗎，伯爵夫人？

沃尔希娜 還會是誰？

瑪札諾札 原來夫人猜想他在这兒嗎？知道他在这兒嗎？——至少他沒有料到伯爵夫人沃尔希娜會到这兒來。

沃尔希娜 沒有嗎？那麼他今天早上沒有接到我的信了？

瑪札諾札 夫人的信嗎？呵，是的；我想起了，他提起過夫人的一封信。

沃尔希娜 他還說什麼？我不是在信里約他今天在多賽樂會面嗎？——真的，他不喜歡書面答复我。但是我聽說，他在一小時以前的確坐車到多賽樂來了。我相信，這足夠算是一封回信了；因此我來。

瑪札諾札 真是一件特別湊巧的事情！

沃尔希娜 湊巧的事情嗎？——你听我說，這是約好了的事情。同約好了的事情根本沒有分別。在我這方面是信件：在他那方面是行動，——你瞧，這位侯爵大人，他站在那兒那個樣子！他瞪着怎樣一雙眼睛！他的小腦袋覺得奇怪嗎？到底他奇怪什麼呢？

瑪札諾札 夫人，你昨天似乎離得那麼遠，好像永久不再到王爺的眼前一樣。

沃尔希娜 真是隔夜出良謀。——他在哪兒？他在哪兒？——不是嗎，他在那間屋里，我听見了尖銳的喊叫，喧嚷的聲音，——我想進去，那個混蛋的僕人擋着了門。

瑪札諾札 我最親愛的最好的夫人——

沃尔希娜 那是一个女人叫喊的声音。不是吗，瑪礼諾礼？——呵，告诉我，告诉我——假如我真是你最親爱的最好的夫人——你見鬼吧，你这种宮廷的臭蛆！这样多話，这样多謊話！你預先告訴我或者不預先告訴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去看看。（要去）

瑪礼諾礼 （阻止她）到哪兒去？

沃尔希娜 到我很早就應該去的地方。——你以為，在这里前廳同着你無謂地瞎扯，同时王爺在屋里等候着我，这是適當的嗎？

瑪礼諾礼 伯爵夫人，你誤會了。王爺根本沒有等候你。王爺不能够在这兒見你，——他不願意見你。

沃尔希娜 可是他到底在这兒？接到我的信才到这兒？

瑪礼諾礼 不是接到夫人的信——

沃尔希娜 你說，他收到了我的信——

瑪礼諾礼 收到了，可是沒有看，

沃尔希娜 （憤怒）沒有看嗎？——（气平一点）沒有看嗎？——（悲伤，擦去眼中一滴泪水）——連看都沒有看嗎？

瑪礼諾礼 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精神不寧，——不是因为他鄙視你。

沃尔希娜 （驕傲的神情）鄙視嗎？——哪一个——想到这上面來了？——你需要把这話告訴給哪一个？——瑪礼諾礼，你真是一个不要臉的安慰者！——鄙視！鄙視！別人會鄙視我！鄙視我！——（更溫和，一直到悲伤的声調）当然他不再愛我了。这是肯定的。旁的东西走進他的心灵，代替了爱情的地位。这是自然的。但是为什么偏要鄙視我呢？只要說不关心就可以了。不是吗，瑪礼諾礼？

瑪禮諾禮 当然,当然。

沃尔希娜 (諷刺地)当然嗎?——呵,真是聰明人,人家想說什麼,就可以讓他來照樣說!——不关心! 拿不关心代替愛情嗎?——那就是說,用虛無的東西來代替具體的東西。你學一學,你這學人說話的寵臣,你跟着一个婦人學一學,不关心是一个沒有意義的字,是一个空空洞洞的聲音,里面沒有東西,什麼東西也沒有。心靈不思想的東西,心靈認為不存在的東西,才會不关心。對於一个不存在的東西才不关心。——這就等於說它對於每樣東西都是关心的。——這一番話對你這種人太高深了吧?

瑪禮諾禮 (自語)呵,真難過! 我所怕的事情,是真的了。

沃尔希娜 你在那兒嘰嘰咕咕地說些什麼?

瑪禮諾禮 極端佩服的話!——伯爵夫人,誰不知道,你是一位哲學家呢?

沃尔希娜 可不是嗎?——是的,是的;我是一位哲學家。——但是我現在才讓人知道,我是一位哲學家嗎?——呵,呸,假如我曾經讓人知道;假如我時常讓人知道,那就糟了! 王爺看我不起,那還有什麼奇怪呢? 一个男人怎麼能够愛一个傲慢不馴、要求獨立思想的東西? 一个有思想的女人同一个搽脂抹粉的男子一樣地討人嫌厭。她應該笑,只是笑,來經常保持大人先生們的歡心。——那麼,現在我应当立刻笑什麼呢,瑪禮諾禮?——呵,是了! 笑湊巧的事情! 就是我寫信給王爺約他到多賽樂來;王爺不看我的信,他可是到多賽樂來了。哈,哈,哈! 真是一件特別湊巧的事情! 很有趣,很滑稽!——瑪禮諾禮,你不跟着一塊兒笑嗎,瑪禮諾禮?——大人先生能够跟着我們一塊

兒笑，可是他們不許我們這些可憐蟲跟着一塊兒想。——

(嚴肅地命令地說)那麼你笑好了！

瑪札諾札 我立刻就笑，伯爵夫人，我立刻就笑！

沃尔希娜 停止笑！機會已經過去了。不，不，你不要笑。——

因為，你瞧，瑪札諾札，(沉思一直到反感)那種使我這樣好笑的事情也有它嚴肅的——非常嚴肅的一面。就像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一樣！——湊巧的事情嗎？王爺沒有想到在這兒見我，他在这兒又不得不見我，這算是一件湊巧的事情嗎？一件湊巧的事情嗎？——相信我，瑪札諾札，湊巧這個字是褻瀆上帝的字。在太陽光的下面沒有湊巧的事情；——尤其是目標清清楚楚的事情。——萬能仁慈的上帝，請你寬恕我，因為我同這個愚蠢的罪人把這樣顯然是你的工作，甚至於是你直接的工作，叫做湊巧的事情！——(匆忙地對着瑪札諾札)你跟我來，再引誘我去做一次這樣褻瀆的事情吧！

瑪札諾札 (自語)這太過分了！——但是伯爵夫人——

沃尔希娜 不許說“但是”！說“但是”這個字必須要考慮：——我的頭！我的頭！(用手撫着額)——你想想辦法，瑪札諾札，你想想辦法，讓我快点兒見他，快点兒見王爺；不然我就不能見他了。——你瞧，我們應該見面；我們非見面不可——

第四場

親王。沃尔希娜。瑪札諾札。

親王 (走出房間，自語)我一定要來幫他的忙。——

沃尔希娜 (望見他，躊躇不決，是否她應該迎上去)呵！他來了。

親王（斜着蹣跚過大廳，走過她身邊，到別的房間去，說話的時候不停步）你瞧！我們漂亮的伯爵夫人在這兒！——我很抱歉，夫人，今天我不能充分享受你拜訪的光榮！我很忙。我有客人。——下一次吧，我親愛的夫人！下一次吧！——現在請你不必久候了。不必久候了！——瑪札諾札，我等着你呢。——

第五場

沃尔希娜。瑪札諾札。

瑪札諾札 現在你可聽見他親口說了，伯爵夫人，剛才你還不相信我呢！

沃尔希娜（像昏迷一樣）我聽見了嗎？我真的聽見了嗎？

瑪札諾札 真的聽見了。

沃尔希娜（悲傷）他說：“我很忙。我有客人。”這種抱歉的話是應該對我說的嗎？拿這種話把誰也打發不走呀！它可以打發走每一個討厭的人，每一個叫化子。對我不再說一句謊話了嗎？對我一句謊話也不再說了嗎？——很忙嗎？究竟忙的是什麼？有客人嗎？究竟他在招待哪一個客人？——你來吧，瑪札諾札；你可憐我吧，親愛的瑪札諾札！你隨便對我扯一個謊吧。你說一個謊話算得了什麼呢？——他有什麼事情要辦呀？他在招待哪一個客人？——告訴我；告訴我你嘴裡碰巧的第一句話，——我就走了，

瑪札諾札（自語）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大概可以告訴她一部分真話。

沃尔希娜 怎不說呀？快点呀，瑪札諾札，我就走了。——他

还說，王爺还說：“我親愛的伯爵夫人，下一次吧！”他不是这样說的嗎？——他这样說，他对我就算守約，他这样說，他沒有借口來对我食言：快一点，瑪礼諾礼，你扯一个謊；我就走了。

瑪礼諾礼 親愛的伯爵夫人，王爺真是有客人。他正在招待一些客人，他不能抽出一刻工夫离开他們；这些客人是剛才从一个大危險中逃出來的。雅比亞尼伯爵——

沃尔希娜 王爺在招待他嗎？——可惜我不得不戳穿你这句謊話，赶快另外想一个吧。——因为雅比亞尼伯爵，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話，剛才被强盜們打死了。我离城不远就碰見了那輛載他尸首的車子。——难道不是他嗎？难道是我作夢嗎？

瑪礼諾礼 可惜不是你作夢！但是其他同伯爵一塊兒的人僥幸地逃到宮里來了；新妇，新妇的母親，伯爵本來想同她們一塊兒到薩比尔諾特去举行他隆重的婚礼。

沃尔希娜 原來就是她們嗎？王爺正在招待她們嗎？新妇嗎？还有新妇的母親嗎？——新妇漂亮嗎？

瑪礼諾礼 她們遭遇不幸的事情使王爺非常难过。

沃尔希娜 就算她生得丑陋，我也希望如此，因为她的命运是悲慘極了。——可憐的賢淑的姑娘，正当他應該永久是你的，人家却从你手里永久地把他夺去了！——她是誰，这位新妇？我認識她嗎？——我离城里日子太久，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了。

瑪礼諾礼 是爱美丽雅·迦洛蒂。

沃尔希娜 誰？——爱美丽雅·迦洛蒂嗎？爱美丽雅·迦洛蒂嗎？——瑪礼諾礼！你这个說話我不相信是真的！

瑪札諾札 为什么？

沃尔希娜 爱美丽雅·迦洛蒂嗎？

瑪札諾札 夫人不見得認識她——

沃尔希娜 我認識她！我認識她！虽然也許只是从今天起才認識。——瑪札諾札，你說真話嗎？真是爱美丽雅·迦洛蒂嗎？——爱美丽雅·迦洛蒂是王爺正在安慰的、不幸的新婦嗎？

瑪札諾札 (自語)难道我告訴她太多了嗎？

沃尔希娜 雅比亞尼伯爵是这位新婦的新郎嗎？就是那位剛才被人打死的雅比亞尼嗎？

瑪札諾札 不是別人。

沃尔希娜 真妙呀！呵，真妙！真是妙極了！(拍手)

瑪札諾札 为什么妙呢？

沃尔希娜 我很想親一親这个引誘他去做这件事情的魔鬼！

瑪札諾札 誰？引誘他嗎？引誘他去干什么？

沃尔希娜 是的，很想親一親，親一親他——哪怕你就是这一个魔鬼，瑪札諾札。

瑪札諾札 伯爵夫人！

沃尔希娜 到這兒來！看着我！瞪眼看着我，眼睛对眼睛！

瑪札諾札 做什么？

沃尔希娜 难道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嗎？

瑪札諾札 我怎么会知道呢？

沃尔希娜 你对于那樁事情沒有份兒嗎？

瑪札諾札 对于那樁事情？

沃尔希娜 你發誓吧！——不，你不要發誓。你可能再多犯一个罪过，——或者，是的，你尽管發誓吧。一个始終要打

下地獄的人，多犯一個罪過，或者少犯一個罪過，本來算不了一回事！你對於那樁事情沒有份兒嗎？

瑪禮諾禮 你使我恐怖起來了，伯爵夫人。

沃尔希娜 真的嗎？——你瞧，瑪禮諾禮，你的好心一點也沒有懷疑嗎？

瑪禮諾禮 什麼？懷疑什麼？

沃尔希娜 好吧，——那麼我願意告訴你一個秘密：——一個秘密，它會使你每一根頭髮都豎立起來。——但是在這兒，這樣靠近門，別人可能聽見。到這兒來。——不要做聲！（把手指放到口上）你聽！很秘密的！很秘密的！（將她的口靠近他的耳朵，好像要悄悄地對他說，但是她卻大聲地對他叫喊）王爺是一個凶手！

瑪禮諾禮 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你瘋了嗎？

沃尔希娜 瘋了嗎？哈，哈，哈！（放聲大笑）我對於我的理智很少有，也可以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滿意。——這是靠得住的，瑪禮諾禮；——可是我們要守秘密——（小聲說）王爺是一個凶手！他是殺死雅比亞尼的凶手！——他不是強盜殺死的，是王爺的幫凶殺死的，是王爺殺死的！

瑪禮諾禮 這樣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你怎么能夠說得出口，你怎么能夠想得起來呀？

沃尔希娜 怎不會呢？——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這位愛美麗雅·迦洛蒂，——他現在正在招待她，——她的未婚夫不得不驟然離開世界，——同這位愛美麗雅·迦洛蒂，王爺今天早晨在多米尼克教堂的大廳里天上地下無所不談。這件事我知道；這件事我的探子們看見了。他們也聽見，他對她談了什麼話。——我的好大人，你怎么說呢？

难道是我瘋了嗎？我想我把應該歸在一起的事情，大概不錯地配合在一起了。——難道說這些事情也是湊巧碰在一起嗎？據你看來這也是湊巧的事情嗎？呵，瑪札諾札，你看不透人類的陰險，你也看不透上帝的先見。

瑪札諾札 夫人，你這樣講要闖出大禍來的——

沃尔希娜 假如我告訴更多的人呢？——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我想明天在市場上把這件事情宣布出來。——誰反對我——誰反對我，誰就是凶手的幫兇。——再見吧。
〔當她要走出的時候，她在門口遇見慌慌忙忙走進來的老沃多雅多·迦洛蒂。〕

第 六 場

沃多雅多·迦洛蒂。伯爵夫人。瑪札諾札。

沃多雅多 請你原諒，夫人——

沃尔希娜 這兒我沒有什麼可以原諒的。因為這兒我沒有什麼可以生氣的事情。——請你請教這位大人吧。（把瑪札諾札指示給他）

瑪札諾札 （看見他，白語）現在什麼都完了！老頭子來了！——

沃多雅多 請你原諒，我的大人，一個萬分驚駭的父親，——他不等候通報就撞進來了。

沃尔希娜 父親嗎？（轉身）是愛美麗雅的父親，毫無疑問。——呵，歡迎，歡迎！

沃多雅多 一個僕人飛奔前來通知我，說我家里的人在這兒附近遭遇了危險。我飛奔到此地來，聽說，雅比亞尼伯爵受了傷；送回城里去；我的內人同小女救到宮里來了。——

她們在哪兒，我的大人？她們在哪兒？

瑪札諾札 上校，請你放心。你的夫人同你的小姐只受了一點驚駭，並沒有遭遇不幸的事情。她們兩位都好。王爺陪着她們。我立刻去給你通報。

沃多雅多 為什麼還要通報呢？為什麼還要先去通報呢？

瑪札諾札 原因是——因為——因為王爺的緣故。你知道，上校，你同王爺的關係是怎樣的。你們的交情不是很厚的。雖然他對你的夫人同小姐表示這樣的好感：——她們到底是夫人小姐。——因為這個緣故，你突然出現，不會使他窘迫嗎？

沃多雅多 你說得對，大人；你說得對。

瑪札諾札 但是，伯爵夫人——我可以先送你上車子嗎？

沃尔希娜 用不着，用不着。

瑪札諾札 （抓緊她的手）請你原諒，我應當盡我的責任。——

沃尔希娜 你不要着急呀！——我解除你的責任！你們這類人老把禮貌看做責任；把真正的責任倒看做不關緊要的事情！——你去給這位可敬的人通報，愈快愈好，這就是你的責任。

瑪札諾札 你忘記了王爺親口命令你的話嗎？

沃尔希娜 他可能還要來，再命令我一次。我等他。

瑪札諾札 （把上校拉開在一邊，低聲對他說）先生，我不得不留你在這兒陪伴一位夫人，她的——她的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訴你，好讓你知道，你應該怎樣回答她的話，——她時常講一些很離奇的事情。最好，你不要同她談話。

沃多雅多 很好。——你快點去吧，我的大人。

第七場

伯爵夫人沃尔希娜。沃多雅多·迦洛蒂。

沃尔希娜 (沉默一些时候，她觀察上校，表示同情，同时上校有点好奇地觀察她) 他在那兒对你說了些什么，你这个不幸的人！——

沃多雅多 (一半自語，一半对她) 不幸的人嗎？

沃尔希娜 那一定不是一句真話；——尤其是那些要对你講的話，一定沒有一句真話。

沃多雅多 要对我講的話嗎？——难道我知道得还不够嗎？——夫人！——不过你尽管說好了，你尽管說好了。

沃尔希娜 你一点也不知道。

沃多雅多 一点也不知道嗎？

沃尔希娜 你这位良善的、親愛的父親！——假如你也是我的父親，我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你原諒我嗎？禍總是不單行的。——我願意同你忠实地分担痛苦和憤怒。

沃多雅多 痛苦和憤怒嗎？夫人！——但是我忘記了——你尽管說好了。

沃尔希娜 假如那个就是你唯一的女兒——你唯一的孩子，那更可憐了！——当然，不管是不是唯一的孩子。一个不幸的孩子总归是一个唯一的孩子。

沃多雅多 你說一个不幸的孩子嗎？——夫人！——我問她做什么？——但是为了上帝的緣故，你不要說瘋話吧！

沃尔希娜 說瘋話嗎？原來这就是他秘密地告訴你关于我的话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不見得就是他最荒謬

的說話。——我已經感覺到了！——相信我，相信我的話：

誰對於某些事情沒有失掉理智，他就不会失掉理智。——

沃多雅多 我应当怎么想呢？

沃尔希娜 希望你不要鄙弃我！——因为你也有理智，老先生；你也是有理智的。——我从这副果敢、庄嚴的面貌看得出来。你也是有理智的；但是我只要說出一个字來，——你就沒有理智了。

沃多雅多 夫人！——夫人！——假如你不赶快地把那个字告訴我，在你还没有告訴我以前，我已經就沒有理智了。——告訴我吧！——告訴我吧！或者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說你是那一种良善的、值得我們憐憫的、值得我們尊敬的瘋人——說你是一个普通的傻女人。你从來不是傻女人，你現在也不是傻女人。

沃尔希娜 好吧，你注意听好了！——你以为你知道够了，其实你知道什么？你以为雅比亞尼是受了伤嗎？僅僅受了伤嗎？雅比亞尼死了！

沃多雅多 死了嗎？死了嗎？——呵，夫人，这个話是違反協定的。你本來要使我失掉理智：现在你却粉碎了我的心。

沃尔希娜 这还是次要的事情！——你再听下去好了。——新郎是死了，新妇——你的女兒——比死还要难受呢。

沃多雅多 还要难受嗎？比死还要难受嗎？——但是不是同时也死了嗎？——因为我只知道一件比死还要难受的事情——

沃尔希娜 不是同时也死了。她没有死，好父親，她没有死！——她活着，她活着。她現在將要真正地开始生活。——一个充滿愉快的生活！最美丽的、最快活的極樂園的生

活，——只要这种生活繼續維持下去。

沃多雅多 那一个字，夫人，那一个唯一的、使我失掉理智的字！說出來吧！——你不要把你的一滴毒藥倒進一個水桶里吧。——那个唯一的字！快一点。

沃尔希娜 好吧，我說；你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記着吧！——今天早上，王爺在祈禱会上同你的女兒談話；午后，他把她帶到行——行宮。

沃多雅多 在祈禱会上同她談話嗎？王爺同我的女兒嗎？

沃尔希娜 談得那么親密！那么热情！——他們商量的可不是小事。假如那是商量好的，那倒很好；假如你的女兒是自願被救到這兒來，那倒很好！你瞧：这不是一个強暴的拐騙；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謀殺！

沃多雅多 这是毀謗！这是倒運的毀謗！我知道我的女兒。假如是謀殺，那么也就是——拐騙。——（瘋狂地四圍觀看，躁脚，吐白沫）現在，克勞德雅呢？現在，親愛的媽媽呢？——我們不是曾經度过快乐的生活嗎！呵，仁慈的王爺的快乐生活！呵，这种特別榮幸的快乐！

沃尔希娜 這話發生影响了嗎？老先生，這話發生影响了嗎？

沃多雅多 我現在站在匪窟的門前了——（当他將外衣兩面翻開的時候，看見自己沒有武器）奇怪，我因为來得匆忙，還好沒有把一双手留在家里！——（摸索所有的衣袋，好像在尋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沒有帶來！一樣也沒有帶來！到處找不着！

沃尔希娜 哦，我明白了！——我可以拿这个东西來帮助你！——我帶來了一個。（抽出一把匕首來）你把它拿去吧！你赶快拿去吧！別讓人看見我們！——我還有一點东

西，——是毒藥。但是毒藥不過是給我們婦女們用的；不是給男人們用的。——你拿去吧！（堅決地把匕首給他）你拿去吧！

沃多雅多 我謝謝你，我謝謝你。——親愛的孩子，誰再說你是一個傻女人，我要同他算賬。

沃尔希娜 你把它藏起來！趕快藏起來！——我——找不到機會使用它了。你不會沒有這個機會的；你將抓著機會，第一個機會，最好的機會，——假如你真是一個男子漢的話，——我，我不過是一個女人；但是我還抱著這個目的來的！我下了最大的決心！——老先生，我們可以彼此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因為我們兩人都受了侮辱；受了同一個淫棍的侮辱。——呵，假如你知道，——假如你知道，我怎樣厲害地，怎麼樣說不出來地，怎麼樣想像不到地，受了他的侮辱，而且現在還受著他的侮辱：——那麼你就能夠，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侮辱忘記了。——你認識我嗎？我是沃尔希娜；我就是那個受欺騙的、被遺棄的沃尔希娜。——當然，也許就是因為你女兒緣故我被遺棄。——但是你的女兒負什麼責任呢？——不久她也會被遺棄的。——然後他再弄一個！——接著再弄一個！——哈，哈！（裝出愉快的樣子）這是怎樣一個崇高的幻想呀！假如我們大家有一天，——我們被遺棄的一大群，我們大家變做酒醉的狂婦，變做復仇的女神，假如我們大家把他弄到我們手里，在我們手里把他裂碎，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撕下來，把他的心肝五臟翻轉過來，——為的是要找出那顆心，這個負心人應允給每個女人而不給予她的那顆心！哈！那應該變成一場跳舞！那是應該的！

第 八 場

克勞德雅·迦洛希。前場人物。

克勞德雅 (走進來周圍一望,看見她的丈夫,立刻飛奔上前)我猜中了!——呵,我們的保護人,我們的救星!沃多雅多,你來了嗎?你來了嗎?——從他們低聲的談話,從他們的臉色我料定是這回事。——如果你還一點也不知道,我應該告訴你什麼呢?——如果你已經知道了一切,我應該告訴你什麼呢?——可是我們是無辜的。我是無辜的。你的女兒是無辜的。是無辜的,在所有的事情中間是無辜的!

沃多雅多 (望見她夫人時,極力鎮靜自己)好吧,好吧。只要你安靜一點,只要你安靜一點,——答复我的問題。(對沃尔希娜說)夫人,並不是我還有什麼懷疑——伯爵死了嗎?

克勞德雅 死了。

沃多雅多 王爺今天早上在祈禱會上同愛美麗雅談過話,這是真的嗎?

克勞德雅 是真的。可是你如果知道,那件事惹得她怎樣的恐怖;她怎樣的驚慌失色回到家里——

沃尔希娜 你瞧,我說謊話沒有?

沃多雅多 (苦笑)我也不願意你說謊話!隨便多么大的犧牲,我也不願意!

沃尔希娜 我瘋了嗎?

沃多雅多 (狂怒地走來走去)呵,——我也還沒有瘋。——

克勞德雅 你吩咐我鎮靜;我鎮靜下來了。你這個最好的男子漢,允許我——我請求你——

沃多雅多 你要什么？难道我不鎮靜嗎？还有会比我更鎮靜的人嗎？（勉强抑制着自己）愛美麗雅知道雅比亞尼死了嗎？

克勞德雅 她不可能知道。可是我怕她疑心，因为他沒有來。——

沃多雅多 她悲伤哭泣。——

克勞德雅 沒有了。——这已經过去了；你知道她平常的脾气。她是我們女人中間最胆小的、最果敢的一个人。她决不能够抵抗她最初的印象；可是經過最少的考慮，她就恢复自己，不顧一切。她同王爺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她同他談話用一种冷淡的口气——沃多雅多，我們快点去吧！

沃多雅多 我是騎馬來的。——怎么办呢？——不过，夫人，你坐車回城里去嗎？

沃尔希娜 不到別的地方。

沃多雅多 你可以順便帶着我內人回去嗎？

沃尔希娜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很高兴。

沃多雅多 克勞德雅——（給她介紹伯爵夫人）这位是沃尔希娜伯爵夫人；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夫人；是我的女朋友，我的恩主。——你必須同她進城去；好立刻派車子出來接我們。愛美麗雅不可以再回到古亞斯托勒城里去。她應該跟着我。

克勞德雅 但是——如果僅僅是——我不願意同孩子分开。

沃多雅多 她的父親不是留在她身边嗎？他們最后总会讓她進去的。不要反对！——夫人，來吧。（低声對她說）你將要听見关于我的事情。——來吧，克勞德雅。

〔他扶她下。〕

第五幕

布景 与前幕同

第一场

瑪礼諾礼。親王。

瑪礼諾礼 这兒，殿下，从这个窗戶你可以望見他，他順着拱廊踱來踱去。——他正拐進來；他來了。——不，他又轉回身去了。——他自己還沒有平下气來呢。但是他是比較安靜得多了，或者他外表是这样。这对于我們是無所謂的！——这是自然的事情！不管那兩位妇人替他出了什么主意，他有胆量說出來嗎？——白提思达听見說，他要他的妻子立刻派車子出來接他們。因为他是騎馬來。——請你注意，他見你的時候，他会很謙卑地感謝你，为了在这樁伤心的偶然事件中他家里的人在这兒所受的仁慈保护，他会同他的女兒一塊兒請求賞賜其他的恩典；他会安靜地把她帶回城去，謙恭地等候，王爺要对他不幸的、親愛的女兒繼續表示怎样一种同情。

親王 但是假如他不是这样馴服呢？他很难，很难会是这样馴服的。我太認識他了。——就算他最多压制着他的猜疑，控制着他的憤怒：他会不会不把爱美丽雅送到城里去，却把她帶走呢？留她在他的身旁呢？或者甚至于把

她藏到一个在我國境以外的修道院里呢？那怎么办呢？

瑪礼諾礼 恐怖的爱情看得很远。真的！——可是他將不会这样做——

親王 但是假如他真是这样做！那怎么办呢？不幸的伯爵喪了他的生命，这对于我們又有什么好处呢？

瑪礼諾礼 为什么要有这种悲哀的迟疑呢？前進呀！勝利者总是这样想：不管倒在他旁边的是朋友还是敌人，——就算那样吧！王爺，就算那个嫉妒的老头子，他像王爺所害怕的那样做：——(考慮)这样对付他，行！我有办法了！——除掉願望以外絕對不容許他更進一步。絕對不容許！——但是我不要忘記監視他！——(再走到窗前)他几乎出其不意的闖見我們了！他來了。——王爺，讓我們躲开他：王爺先听我說，在我們恐懼的情況之下應該采取什么办法。

親王 (威脅着)不过，瑪礼諾礼！——

瑪礼諾礼 采取世界上最干淨的办法！

第 二 場

沃多雅多·迦洛蒂。

沃多雅多 还没有人到这儿來嗎？——好吧；我还要更冷靜一点。这却是我的幸运。——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就是一个头髮已經斑白的老头，加上了一个青年人冲动的思想！我常常对自己这样说。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但是誰讓我不能控制自己呢？一个嫉妒的女人；讓一个嫉妒得發狂的女人。——被侮辱的德操同罪惡的报复之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有挽救那被侮辱的德操了。——至

于你的事情，——我的女婿呀！我的兒子呀！——我從來不會哭；——現在我也不願意去學哭——另外一個人會把你的事情變成他的事情。假如你的凶手不能享受他罪惡的果實，在我已經很夠了。——這可以使他比犯罪還難受得厲害！假如情欲的滿足和厭倦很快驅迫着他不斷地去追求肉欲；那麼，每當他回想起那一次沒有得到肉欲的滿足，他一切的享樂都沒有趣味了！在每一個夢境之中，全身血污的新郎帶着新婦走到他的床前；假如他仍然把情欲的手臂伸向着她；那麼，他就會忽然的聽見地獄里譏笑的声音，他就驚醒過來了！

第 三 場

瑪禮諾禮。沃多雅多·波洛耶。

瑪禮諾禮 你剛才到哪兒去了？上校，你剛才到哪兒去了？

沃多雅多 我的女兒到這兒來過嗎？

瑪禮諾禮 她沒有來過；可是王爺來過。

沃多雅多 希望他原諒我。——我送伯爵夫人去了。

瑪禮諾禮 怎說的？

沃多雅多 她是一位好夫人！

瑪禮諾禮 你的夫人呢？

沃多雅多 同伯爵夫人去了；——好立刻派車子出來接我們。

我只希望王爺准許我同着我的女兒還在這兒等到那個時候。

瑪禮諾禮 干嗎這樣客氣呢？難道王爺不是認為是一個快樂，親自把她母女兩人送進城嗎？

沃多雅多 至少小女不得不辭謝这个光榮。

瑪礼諾礼 为什么呢？

沃多雅多 她不应当再回到古亞斯托勒去。

瑪礼諾礼 不回去嗎？为什么不回去呢？

沃多雅多 伯爵死了。

瑪礼諾礼 那更應該——

沃多雅多 她应当跟着我。

瑪礼諾礼 跟着你嗎？

沃多雅多 跟着我。我对你說，伯爵死了。——假如你还不知道——她在古亞斯托勒还有什么可做的事情呢？——她应当跟着我。

瑪礼諾礼 的确女兒將來的住处只有讓父親的意志來決定。
不过暂时——

沃多雅多 暂时怎么样？

瑪礼諾礼 上校，你非允許不可，把她送回到古亞斯托勒去。

沃多雅多 我的女兒嗎？送到古亞斯托勒去嗎？为什么呢？

瑪礼諾礼 为什么嗎？你只消考慮——

沃多雅多 (發怒)考慮！考慮！我考慮，在這兒没有什么应当考慮的事情。——她应当，她必須跟着我走。

瑪礼諾礼 呵，先生，——我們何必因为这樁事情動氣呢？也許我誤會了；我以为是必要的事情，其实并不必要。——王爺最知道應該怎樣的判斷了。讓王爺決定吧。——我去找他來。

第 四 場

沃多雅多·迦洛蒂。

沃多雅多 他怎麼說呀？——絕對不行！——由他替我規定，她應該到哪兒去嗎？——從我手里把她扣留下來嗎？——誰想這樣做？——他在這兒要做什么，就敢做什么嗎？好吧，好吧；那麼讓他瞧瞧，我也敢做什么，雖然我曾經不敢做！淺見的暴君！我要同你拚個死活。蔑視國法的人，同沒有國法的人一樣地有勢力。你還不知道嗎？你尽管來吧！你尽管來吧！——可是，你瞧！你又這樣了，憤怒又使你失掉理智了。——我想做什么？事情必須已經發生，我才有理由憤怒！一個宮中的寵臣什麼話不亂說的！我只消讓他亂說好了！我只消靜聽他的托辭，說她為什麼應該再回到古亞斯托勒去好了！——這樣一來，我現在就能夠准备好一個答复。——難道我還不能夠找着一個答复嗎？——但是假如我找不到呢；假如我找——有人來了。安靜一點，老孩子，安靜一點吧！

第 五 場

親王。瑪禮諾禮。沃多雅多·迦洛蒂。

親王 哦，我親愛的、正直的迦洛蒂，——難得我有機會來招待你，偏偏又鬧出這樣的事情。為了一件更小事情，你也未見得來吧，可是我不責備你！

沃多雅多 殿下，我總覺得在自己的國君面前爭權奪勢，是卑

鄙的，他認識誰，如果他用得着他，他就會派人去召他。
就是現在我也要請求寬恕——

親王 我倒希望，其他的人也有這種自重的謙恭！——但是回到本題上來吧。你一定急于要見你的女兒。她因為這樣一位慈愛的母親忽然離開，重新感覺不安起來。——你何必打發她母親走呢？我正在等候，可愛的愛美麗雅完全恢復過來，好將她們兩位勝利地送回城去。你却把我凱旋的興致打消了一半；可是我不讓人把它完全打消。

沃多雅多 你的恩賞太多了！——王爺，請你允許我不讓我可憐的孩子受一切種種的痛苦吧，這些痛苦，在古亞斯托勒城里的朋友與仇人，同情與幸災樂禍，正在等候着她呢。

親王 為了使她忍受一個朋友的痛苦和同情的痛苦，把她帶走，這未免太殘酷了。至於為了要免除她不再忍受仇人們幸災樂禍的痛苦，親愛的迦洛蒂，你讓我想辦法好了。

沃多雅多 王爺，父親的愛並不情願分擔她的憂慮。——我想，我知道，我的女兒在她現在的情況之下唯一適當的辦法——就是脫離世界；——到一個修道院，——越快越好。

親王 一個修道院嗎？

沃多雅多 在未去之前，讓她在她父親的眼前痛哭吧。

親王 這樣一朵美麗的鮮花要在修道院里雕謝嗎？——我們能夠讓一次失敗的希望，使我們和世界根本不能和解嗎？——不過，當然；沒有人應當勸解她的父親。迦洛蒂，你要把你的女兒送到哪兒就送到哪兒去吧。

沃多雅多 （對瑪禮諾禮）現在怎麼說，我的大人？

瑪禮諾禮 假如你甚至于要向我挑戰！——

沃多雅多 沒有这个意思，沒有这个意思。

親王 你們兩位有什麼事情？

沃多雅多 沒有什麼，殿下，沒有什麼。——我們不過考慮，我們兩人中，誰誤會了你的意思。

親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說吧，瑪札諾札。

瑪札諾札 王爺准許我插嘴，我很感動。不過假如友誼要特別地請他出來作裁判人——

親王 那種友誼？——

瑪札諾札 你知道，殿下，我怎樣愛伯爵雅比亞尼；我們兩個人的心靈好像交流成了一片——

沃多雅多 你知道這回事嗎，王爺？那麼真只有你一個人知道了。

瑪札諾札 由他本人指定我做他的復仇人——

沃多雅多 你嗎？

瑪札諾札 你尽管問你的夫人好了。瑪札諾札，瑪札諾札这个名字是臨死的伯爵最后的一个字；而且是用那樣一種腔調說出來的！用那樣一種腔調！——假如我不盡一切的力量去發現，懲罰他的凶手，這可怕的声音是永遠也不會離開我的耳朵的！

親王 請你不要忘記我有力的合作。

沃多雅多 請你不要忘記我最熱烈的希望！——好吧，好吧！可是下文怎樣呢？

親王 我也要提出這一個問題，瑪札諾札。

瑪札諾札 有人猜疑，襲擊伯爵的不是強盜。

沃多雅多 (諷刺地)不是嗎？真的不是嗎？

瑪札諾札 據說是一個情敵派人將他暗殺的。

沃多雅多 (沉痛)呵,一个情敌嗎?

瑪札諾札 沒有別人。

沃多雅多 既然如此,——但願上帝把这暗殺的奸人打到地獄里去!

瑪札諾札 一个情敌,据說是一个得寵的情敌——

沃多雅多 什么?是一个得寵的情敌嗎?你說的是什么話?

瑪札諾札 没有什么,这不过是散布的謠言吧了。

沃多雅多 一个得寵的情敌嗎?得我女兒的寵愛嗎?

瑪札諾札 这当然不是,这是不可能的。我虽然同你意見不合,我也反对这句话。——可是总而言之,殿下,——因为最有理由的成見在司法的天秤上是沒有重量的——总而言之,我們不得不为了这回事,把这个美丽不幸的女孩子審問一下。

親王 是的,的确是这樣。

瑪札諾札 在哪兒審問呢?除了在古亞斯托勒城里,能够在哪兒办理这件事情呢?

親王 你說得有理,瑪札諾札;这句话你說得有理。——是的,这样一來,情况改变了,親愛的迦洛蒂。不是嗎?你自己也看見——

沃多雅多 呵,是的,我看見——我看見我所看見的事情。——上帝呀!上帝呀!

親王 你什么意思?你在想什么?

沃多雅多 我怪我自己沒有事先看見我現在所看見的事情。

这使我生气:此外沒有什么。——既然是这样;她应当再回到古亞斯托勒。我要再送她到她母親那兒去:等到最嚴厉的審問宣布她無罪,我本人决不离开古亞斯托勒。

因為誰知道，——（苦笑）誰知道，法庭是不是覺得也需要審問我呢。

瑪禮諾禮 很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庭寧可做得太多，不要做得太少。——因此我恐怕甚至於——

親王 什麼？你恐怕什麼？

瑪禮諾禮 我恐怕他們暫時不許母女彼此見面，

沃多雅多 不許彼此見面嗎？

瑪禮諾禮 他們不得不把母女隔離。

沃多雅多 把母女隔離嗎？

瑪禮諾禮 把母親，女兒，父親通通隔離。審訊的形式絕對要求這樣的鄭重。我很抱歉，殿下，我不得不特別提議，至少把愛美麗雅送到一個特別的看守所。

沃多雅多 特別的看守所嗎？——王爺！王爺！——但是對的；當然，當然！完全對的；送到一個特別的看守所，不是嗎，王爺？不是嗎？——呵，法庭是多麼周到呀！好極了！（一手伸進藏着匕首的衣袋）

親王 （諛媚地走向他）你鎮靜一點，親愛的迦洛蒂——

沃多雅多 （將手空着伸出來，旁白）這句話是他的天使說的！

親王 你誤會了；你不明白他的意思。你以為看守所這幾個字，就是監獄和牢房。

沃多雅多 你讓我這樣想：我可就安靜了！

親王 不要提起監獄，瑪禮諾禮！這兒法律的森嚴同清白道德的尊重很容易結合在一起。假如愛美麗雅必須送進特別的看守所，那麼我已經知道——一個最規矩的看守所。就是我宰相的家里。——你不要反對，瑪禮諾禮！——我要親自送她到那兒去。在那兒我要把她付托給一位最高

貴的夫人。她应当對我切實地担保。——你太过分了，——瑪札諾札，假如你还提出別的要求，你真的太过分了。——迦洛蒂，你認識我的宰相葛利瑪第同他的夫人嗎？

沃多雅多 我怎么不認識呢？我甚至于認識這對高貴夫婦几位可愛的女兒呢。誰不認識她們？——（對瑪札諾札）不，我的大人，請你不要讓步。假如愛美麗雅必須要看管，那麼她必須放在最黑暗的監牢中間看管。我希望你極力主張；我請求你。——我这个傻瓜，我請求！我这个老糊塗——那位善良的巫婆說得有理：“誰對於某些事情沒有失掉理智，他就不会失掉理智！”

親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親愛的迦洛蒂，我还能够盡什麼別的力量呢？——你就讓這麼办吧：我請求你。——是的，是的，送到我宰相家里去！她应当到那兒去；我親自送她到那兒；假如那兒她不受最熱情的招待，那麼我的話就沒有價值了。你可不要擔心。——就這麼办！就這麼办！——至于你自己，迦洛蒂，你要採取什麼行動，隨你的便。你可以跟着我們到古亞斯托勒；你可以回到薩比爾諾特：都隨你的便。要我來替你規定，未免太可笑了。——現在，再見吧；親愛的迦洛蒂，——來吧，瑪札諾札，時候太晚了。

沃多雅多 （站在那兒沉思）怎麼樣？簡直不讓我見我的女兒嗎？在這兒也不讓我見她嗎？我什麼都贊成；我覺得一切都办得很妥當。一位宰相的家庭當然是道德的避難所。呵，殿下，請你送我的女兒到那兒去；除了那兒，不要送到任何別的地方。——可是我還想在事前見她一面。她還不知道伯爵死了。她不会明白，為什麼她要同她的父母

隔離！我要把伯爵死亡的消息，好好向她說明，同時為了這一次的隔離好好地安慰她：我一定要見她，殿下！我一定要見她。

親王 那麼你就來吧——

沃多雅多 呵，女兒也可以到父親這兒來的。——這兒，在四只眼睛之下，我一會兒就同她談完了。請你叫她到我這兒來，殿下。

親王 這個要求我也答應你！——呵，迦洛蒂，如果你願意做我的朋友，做我的指導人，做我的父親，我什麼不可以答應你呀！

〔親王與瑪禮諾禮退。〕

第 六 場

沃多雅多·迦洛蒂

沃多雅多 (望着他背後；過一會) 干嗎不高興呢？——我真心地高興。——哈、哈、哈！(發狂地四下觀看) 誰在那兒笑？——上帝呀，我想，是我自己在笑。——好吧！開心呀，開心呀！這場戲要唱完了。這樣，或那樣！——可是——(少停) 假如她本人同他諒解了呢？假如這是日常的惡作劇呢？假如她不配接受我要替她做的事情呢？——(少停) 我要替她做事情嗎？究竟我要替她做什麼樣的事情？——我是不是有胆量告訴我自己呢？——我想像了這樣一樁事！這樣一樁只可以想像的事！——太悲慘了！離開吧！離開吧！我不願意等她來了。不等了！——(向天說) 誰把她無辜地推下這個深淵，他可以再把她拉出來。他哪兒用得

着我的手去拉呢？离开吧！（他想走，看見愛美麗雅走來）太迟了！呵！他要我的手；他要我的手呀！

第七場

愛美麗雅。沃多雅多。

愛美麗雅 噯呀？我的父親，你在这兒嗎？只有你嗎？——還有母親呢？不在这兒嗎？——還有伯爵呢？不在这兒嗎？——父親，你怎么这样慌張呢？

沃多雅多 你怎么这样鎮靜呢，我的孩子？——

愛美麗雅 父親，为什么不鎮靜呢？——或者是什么也沒有損失：或者是一切都損失！我們能够鎮靜，同時必須鎮靜：這不是同样一回事嗎？

沃多雅多 但是，你認為現在情形怎么样？

愛美麗雅 一切都完了；——我認為，我們必須鎮靜，我的父親。

沃多雅多 你可以鎮靜，因为你必須鎮靜嗎？——你是誰呀？一个女孩子嗎？而且还是我的女兒嗎？那么这个男人，这个父親應該对你感觉慚愧嗎？——但是告訴我：什么叫做一切都完了呢？——你是不是指伯爵死了呢？

愛美麗雅 他为什么死了！为什么！呵，这样說是真的了，父親？这样說，我在我母親流着眼急的眼睛里看出來的那椿完全悲慘的故事，是真的了？——我的母親在哪兒？她到哪兒去了，我的父親？

沃多雅多 她先走了；——除非是我們随后去赶她。

愛美麗雅 越快越好。因为，假如伯爵死了；假如他因为莫明

其妙的緣故死了——因為莫名其妙的緣故！我們還停留在這兒干什么？讓我們逃走吧，父親！

沃多雅多 逃走嗎？——还有什么必要呢？——現在你是，你留在你的強盜的手里。

愛美麗雅 我留在他的手裡嗎？

沃多雅多 而且單獨一個人留在他的手裡；離開你的母親；離開我。

愛美麗雅 我單獨一個人在他的手裡嗎？——決不，我的父親。——不然你就不是我的父親。——我單獨一個人留在他的手裡嗎？——好吧，你尽管由我好了，你尽管由我好了。——我倒要看看，誰抓着我，誰強迫我，——誰是那個能夠強迫一個人的人。

沃多雅多 我的孩子，我以為你是鎮靜的。

愛美麗雅 我是鎮靜的。可是你管什麼叫鎮靜呢？難道說把雙手放在膝上嗎？忍受一個人不應該受的事情嗎？忍受一個人所不可以忍受的事情嗎？

沃多雅多 呵！假如你這樣想！——讓我擁抱你吧，我的孩子！——我曾經常常說：大自然想把婦女塑成它的傑作。但是它抓錯了泥土；它抓的泥土太柔和了，不然，在你們身上的一切都比我們的強。——呵，假如這就是你的鎮靜，那麼我在你的鎮靜里边又重新找到我的鎮靜了：讓我擁抱你吧，我的孩子！——你只消想一想：借口一個法庭的檢查，——哦，這是萬惡的欺詐呀！——他從我們的懷抱里把你搶過去，要把你送到葛利瑪第家里去，

愛美麗雅 把我搶過去嗎？要把我送去嗎？——他要搶我；他要送我；他要！他要！——好像我們，我們沒有意志似的，

我的父親呀！

沃多雅多 我当时也这样气愤，我已經去抓这把匕首了，（把它抽出來）为的是要戳穿兩個人——兩個人当中的一个人的——心！

爱美丽雅 父親，为了上天的緣故，父親，千万不要这样做！——凡是罪人所有的一切，我这条生命都有了。——給我，父親，你把这把匕首給我吧。

沃多雅多 孩子，这不是头髮上的別針。

爱美丽雅 那么就讓別針变成匕首好了！——在我是一样的。

沃多雅多 說什么？事情已經到了这个地步嗎？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想一想。你只有一条生命可以断送。

爱美丽雅 我也有一个貞操可以断送！

沃多雅多 貞操超过了一切的强权。——

爱美丽雅 但是它不能超过一切的誘惑。——强权！强权！誰不能抵抗强权？所謂强权，不是什么別的：誘惑就是真正的强权。——父親，我有血；这样年青，这样热烈的血，就像一个女人所有的血。我的感觉也是一个女人所有的感觉。我什么也不敢担保。我什么也靠不住。我認識葛利瑪第的家庭。那是一家乐戶。曾經在我母親眼睛保护之下到过那兒一点鐘，——我心灵中掀动了一些騷擾，几个星期最嚴格的宗教訓練也难得使它寧靜下來！——宗教的！哪一种宗教的？——为了逃避任何更坏的事情成千成万的人，曾經跳進洪水，成为聖人！——請你給我，我的父親，請你給我这把匕首吧。

沃多雅多 要是你認識它。——要是你認識这一把匕首！——

爱美丽雅 就算我不認識它，那也沒有关系！——一个不相識

的朋友也是一个朋友。——把它給我吧，父親；把它給我吧。

沃多雅多 假如我現在把它給你——拿去吧！（遞給她）

愛美麗雅 就去吧！（正要拿匕首來刺殺自己，她的父親又從她手裏把它奪過來）

沃多雅多 你瞧，你下手得這麼快！——不，這不是你的手應當使用的東西。

愛美麗雅 真的，我應當使用一根別針——（她伸手在頭髮里摸，想找一根別針，她抓到一朵玫瑰）你還在這兒嗎？——你下來吧！你不屬於那樣一個人的頭髮，——就像我父親要我做的那樣一個人！

沃多雅多 呵，我的孩子！——

愛美麗雅 我的父親，假如我猜中了你的意思呢？——不過，不；你也不願意我猜中。你為什麼還要躊躇呢？——（她一面扯碎玫瑰一面沉痛地說）從前有一個父親，他為了要從侮辱中去拯救他的女兒，他把最好的一柄鋼刀插進了她的心——他第二次給了她一個生命。但是一切這樣悲壯的行為都是從前的了！這樣的父親現在再也沒有了！

沃多雅多 現在還有，我的孩子，現在還有！（一面說，一面刺殺她）——上帝呀，我做了什麼呀！

〔她要倒下去，他把她抱在自己的懷里。〕

愛美麗雅 在暴風雨還沒有摧殘一枝玫瑰花之前，它已經毀壞了。——你讓我吻吻它，吻吻這一只慈父的手。

第 八 場

親王。瑪禮諾禮。前場人物。

親王 (正走進來)這是怎麼一回事?——愛美麗雅不舒服嗎?

沃多雅多 很舒服;很舒服!

親王 (他走得更近一些)我看見什麼呀?——太可怕了!

瑪禮諾禮 我真難過!

親王 你這個殘忍的父親,你做了什麼呀!

沃多雅多 在暴風雨還沒有摧殘一枝玫瑰花之前,它已經毀壞了。——不是這樣嗎,我的孩子!

愛美麗雅 不是你,我的父親——是我自己——我自己——

沃多雅多 不是你,我的孩子;——不是你! 不要帶着一句假話離開世界。不是你,我的孩子! 是你的父親,是你傷心的父親!

愛美麗雅 唉——是我的父親——(她死去,他輕輕地把她放在地上)

沃多雅多 你去吧!——現在,你瞧,王爺! 你還喜歡她嗎? 她還打動你的念頭嗎? 在這一堆對你喊叫報仇的血中間,她還打動你的念頭嗎?(少停)但是你逆料這一切會怎樣結果嗎? 你或者逆料,我會把鋼刀反轉來刺殺我自己,好結束我的行為就像一場平凡的悲劇嗎?——你錯了。這兒!(他將匕首拋到他的足前)它放在這兒,它是我犯罪的血腥証人! 我去自首,我走進監獄。我去,我等候你做裁判官——然後再到那兒去——我在我們大眾的裁判官面前等候你!

觀王 (沉默一些時候，他恐怖絕望地觀察屍體，然後對瑪札諾札)到這兒來！把它拾起來。——現在怎麼辦？你躊躇嗎？——萬惡的東西！——(他從瑪札諾札手中把匕首奪過來)不，你的血不應該同這個血混雜在一起。——滾開，你永久躲藏起來吧！——我叫你滾開呀！——上帝！上帝！——因為君主們是人，光是他們難道還不夠造成一些人类的灾难嗎？你何必還要讓魔鬼來做他們的朋友呢？

(完)

后 記

萊辛(一七二九——一七八一)是德國十八世紀的偉大的文學家。十八世紀的德國在經濟、政治、文化,这三方面是怎樣的情況,恩格斯給它做了一個總結,這使我們對萊辛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和所發生的影響更容易了解。恩格斯說:“上世紀末期(十八世紀)德國的情形是這樣的。那是唯一活着的一大堆代表着腐朽和令人作嘔的潰爛的東西。沒有人感到滿意。國內的行業、商業、工業和農業已經糟蹋到了幾乎等於零;農民、商人和廠主感受到一個吸血政府和一種商業不景氣的双重壓迫;貴族們和王侯們也覺得,他們雖然對他們的臣民橫征暴斂,他們的收入依然不能同他們日益增長的支出保持平衡;一切是在倒行逆施,全國瀰漫着一種普遍不滿的情緒。既無法教育群眾,也籌不出經費辦教育來影響群眾的頭腦,既沒有言論自由,更沒有公德心,甚至於與其他國家也沒有一種更廣泛的商業關係——除了淺薄和自私,什麼也沒有——有一種小氣的、卑躬阿諛的、卑賤的營小利的思想浸透整個民族。一切弄得精疲力竭,即將瓦解,絲毫沒有好轉的希望,在人民當中連可以用來掃除死亡制度的腐朽尸體的這樣一點必須的力量都沒有。”封建割據,經濟落后,這在德國歷史上占了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形成了德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特征。萊辛雖然生活在這麼一個近乎中世紀一般黑暗的时代,但是他作為德國啟蒙運動的大師,尋找真理,堅持真理,發揚真理,

不僅替德國近代文壇奠定了深厚的根基，給它指出發展的方向來，使德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媲美，而且他為實現真理而奮鬥的批判精神影響了整個時代，直到十九世紀初期。

啓蒙運動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是有它的積極作用和重大意義的。恩格斯對這個運動的價值也做了一個總結，他說：“那些在法蘭西為啓發一般人來參加未來革命的偉大人物，他們自身的表現也是非常富于革命性。在他們看來，沒有哪種權威是應該存在的。宗教，宇宙觀，國家的政體，社會，這一切都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一切東西應該站在批判的理智面前，證明它們是否應該存在下去，還是應該消滅掉。思維的理智被看作衡量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標尺，那是這樣一個時代——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它把整個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了……一切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一切傳統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都被看為是不合理的东西，作為陳旧的廢物拋棄掉了；這個世界至今是讓一些愚蠢的成見統治着；現在光明的日子才來到，理性的國家開始了，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我們現在曉得，這個理性的國家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的國家而已……十八世紀的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也和他們所有的先驅者一樣，不能越過他們時代給他們所規定的範圍。”恩格斯在這番話里明確地指出了啓蒙運動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現，它有它時代的局限性和當時的積極作用，而萊辛便是德國當時最能代表這種思想意識積極方面的一位作家。

萊辛把這種批判的獨立思考方法，反對傳統的思考方法，反對宗教迷信的思考方法——提高作為政治性的任務，而替德國未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下條件，並且也給它指出了一個方向。他一生事業上的成就是輝煌的，例如：通過他的批

評，使當時所謂德國文壇的權威偶像郭柴德倒了下來，清除了法國宮廷文學對德國文學的毒害；通過他的批評，他向德國作家指出應該向莎士比亞的現實主義學習；通過他的批評，他替德國文壇建立起一套現實主義的美學體系（“漢堡劇評”、“拉沃鑣”）；通過他的批評，他大膽揭發當時德國封建專制政權的荒淫無耻（“愛美麗雅·迦洛蒂”悲劇）；通過他的批評，他号召教派不應該互相仇視，應該彼此寬容，從實踐工作中來証明宗教的精神實質，向人類宣傳博愛的人道主義（“智者納丹”劇本）——萊辛一系列的成就，是遠遠地超過了文學範圍的，他畢生的事業是要同時從政治的和社會的角度來估計，才可以獲得一個明確的全面的認識。車爾尼雪夫斯基對萊辛的評價是很全面而中肯的，他說：“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德國文學內一切有力量的和對人民有好處的東西的萌芽都包括在萊辛的事業當中。萊辛為這一切東西奠定下一個基礎。他後人的事業只是實現了他的思想，其中他認為是重要的，他自己已完成了一大部分。他只是把工作中較小的和較輕易的部分留了下來，給他的後人去做。在這場偉大的、以革新德國民族為目標的鬥爭中，他不僅是訂出了鬥爭的計劃來，而且他也取得了勝利。全部的德國新文學，直到席勒去世為止，和直到歌德創作豐富時代的末期為止，是靠他取得生命，或者是通過他和從他這兒取得生命的。這位作家不只是對於文學，而且也對於德國全部社會生活發生了最偉大的影響；他事業的成果不僅是革新了文學，而且也革新了民族。”

*

*

*

萊辛的悲劇“愛美麗雅·迦洛蒂”也應該從它政治的和社會的意義來了解，才能認識到這篇作品高度的思想性。經過近

二十年的孕育，萊辛才把這個悲劇寫成。從劇本的情節上說，它受了羅馬史家黎威斯（公元前五九——公元后十七）所寫的“衛姑妮雅故事”的影響。在萊辛以前，曾經有過一個英國的和一個法國的作家也取材于此，編成劇本（按：衛姑妮雅是羅馬的民間女，被該地權貴所霸占，她的父親假借父女兩人話別的機會，將她刺殺，因此不曾受辱。事後并激起一場革命，將該權貴置于死地）。這個劇本直到一七七一年，經過多次的修正後，才得正式脫稿付印，并在這年初次上演。其中的角色并非歷史上的人物。在意大利的北部古亞斯特勒這個地方確實有過一個孔莎珈王朝，不過當萊辛寫這個悲劇時，這個王朝却早經絕嗣了，赫托勒這個人物則從來未曾有過。

劇本情節是這樣的：上校沃多雅多·迦洛蒂要把女兒愛美麗雅，嫁給伯爵雅比亞尼。古亞斯特勒城的親王赫托勒却熱戀着愛美麗雅，努力追求。他看到愛美麗雅不受誘惑時，便同內務大臣瑪札諾札商議，叫他設法阻撓他們的婚禮。瑪札諾札探聽到，新夫婦為躲避一切耳目，要在伯爵郊外的別墅舉行婚禮，但是必須路過親王的安樂宮。他便買通一伙歹人，裝成盜匪，伺伏在路旁，等候新夫婦的車子走過時，蜂擁上前，假裝搶劫，趁機將伯爵擊斃。宮中僕役假裝聞警，趕快把愛美麗雅劫入宮中。親王早在此地等候，這時也趕來假惺惺地安慰一番，借此獻媚；如果再遭拒絕，就依仗自己的權勢把她霸占！親王原本有過一個情婦，沃尔希娜伯爵夫人，當時被他遺棄了。她受了這樣的刺激，被逼得幾乎發狂，藏了一把匕首，找到安樂宮里來，正想報仇，却遇見沃多雅多。她便把親王對她女兒的企圖和這次被劫的內幕全盤托出。等到沃多雅多同女兒會面時，他便把真情告訴愛美麗雅。她乃哀懇父親賜她一

死，免得受辱，沃多雅多接受女兒的請求，把她刺殺，挽救了她的名譽。

从剧本的意义上看，它是有它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意义的：萊辛在这个剧本內寫出一个荒淫自私的親王，濫用权势，利用手下的奴才作为工具，伤天害理地迫害一伙善良人士的自由与生命，只圖自己情欲的滿足。这是德國十八世紀社會現狀的真实寫照：在政治上毫無权利的資產階級無力对抗專制政体無上的权威，当权者要滿足他的欲望，絕不顧慮道德与法律的尊嚴，遂不惜把爱美丽雅家庭的幸福無情地予以毀滅。人民在当时既無法律的保障，也無抵抗的能力。我們看到爱美丽雅除被迫至死，就找不出一条别的出路來，她的父親也看到这是唯一拯救女兒的方法，这真是一幅凄慘的时代寫照。从这点上看，这篇悲剧是对于当日專制暴政一种大胆的揭發和嚴厉的控訴。

这个剧本的解决方向是由当时德國客观的歷史情况所决定的。梅林在他論萊辛的專著內明确地指出：“但是从事实的本質看來，小型的封建專制暴政在各地都保存它本來的面貌，而且必然是这样的；对于它所犯的、罕有的恐怖罪行是沒有懲罰的，尽管总觉得爱美丽雅悲慘結局的理由是不够充分，但是这个悲慘的事件是从社会的經濟結構發生出來的，萊辛的人物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生活和行动。詩人是沒法超越这个范围的。”德國的歷史客观事实不容得萊辛在剧本里通过一番革命的行动來求得解放作为結局。沃多雅多和爱美丽雅白白地牺牲掉，他們牺牲的理由也是同当时德國資產階級的倫理观念分不开的。

这个剧本一出版时，当代的名人便立刻懂得它社会的意

义。赫德尔（一七四四——一八〇三）称呼这个作家是一个“大丈夫”，还建議給这个剧本題銘：“我提出警告了，你們从里面學習吧！”寫在剧本的前面。歌德在这个剧本內看到“有一个决定性的步驟，从倫理方面喚醒人們起來反抗，对付暴虐的專制政权”，他在晚年还贊美这个剧本是一个优秀的作品，这是一个充滿理智的、充滿智慧的、对世界充滿遠見的剧本，它完全反映出一个偉大的文化，“对于这个文化說來，我們現在又变成野蛮人了”。至于号召德國資產階級起來粉碎封建暴政的枷鎖，則有待于席勒的悲劇“陰謀与爱情”來完成这个革命性的任务了。

从现实主义的美学立場看，“爱美丽雅·迦洛蒂”在戲劇技巧方面，很具匠心，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全篇的情節結構得緊湊精細。每場的动作無不布置妥善，層次分明，安排在作者所注意的目标之下。萊辛只在親王和画師兩人討論美学問題的一段話稍許地离开了主題，我們可以看出“拉沃鏗”作家的真面目，随时对于美学問題都感到濃厚的兴趣。但是除此以外，每一个动作都在整个布局里，經過細密的考慮，安排妥當，彼此有一种內在的連貫性，不容得割裂开的。情節急轉直下，促成一個悲慘的局面。所有的人物，主角与配角，都很顯著地表現自己的个性，界綫分明，各人代表自己个性的生活，各不相擾。对于人物的描寫，萊辛采用这样的藝術手腕：情節就它內在的必然性，是从人物的性格演繹出來的，并非把一些人物心靈的狀態預先安排停妥，然后以此作基点，再把情節一滴一點地堆砌起來。萊辛使各个角色的性格，按照各人在劇情範圍內所担任的身分創造出來。所以觀眾覺得大部分的角色，在思想与行动上，很為一致，並沒有什麼矯揉造作或矛盾的地方，毫不

覺得他們是些理想中構成的人物。歌德在中年時對這個劇本的重要歷史意義曾這樣說：“我們青年人因之得到鼓勵，所以對於萊辛辜負的地方很多”。不錯，在萊辛時代，德國文壇為郭柴德等人鬧得烏煙瘴氣，萊辛的“愛美麗雅·迦洛蒂”在這黑漆漆的氣氛中突然地湧現出來，好比黎明前的一縷曙光，預示德國文藝臨近了未來的光明。

商章孫 一九五六年四月於南京